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書政字第二十號

國學叢刊 什分

贈閱

第十一冊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目錄

漢陽嘉延年石室題字	一
明遺逸傅青主先生山水	二
論語集釋(續)	一
史論補五則	一〇
廷杖考	一三
題潛若所藏熊襄愍公獄中作顛倒行送滿岡卿南歸墨跡殘卷次原韻	一八
前題	一九
前題	一九
致周啓明却聘書	二〇
海天琴思錄	二一
讀碑隨筆	二九
柯爾所藏中國古銅器介紹(續)	三一
歷下名泉考	三九
雪山探險記卷一	五〇
鹿巖小記	六〇
華北於中國有礎礎之勢北京爲全局首善之區於今爲烈居是邦者應如何啓愛鄉土之念教育	六一
兒童誘掖後進以建設樂土資爲楷模試抒所懷	六一
確保治安整備自衛古存其事匹夫有責今宜如何組織比閭鄰里之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以盡	六三
自治之責	六三
課藝選錄	六四
研究員作品選錄	八五

宋聯奎蘇齋雜誌云、余至重慶、廷立齋司馬夔、司權相國寺、於塗山之麓、一石礦中有條石、書陽嘉四年石室六字、篆刻如漢薄形、取以出示、字畫完好等語。星五知重慶府在清宣統初、時余居川督幕、即聞是刻、求拓本未得。蓋出土未久、即為貝子溥倫所有、或云廷立齋持獻以求美官者。比來北京交貝子、索拓本、貝子謂石跡鬆不耐拓、容寬贈而迄未予。貝子歿、收藏金石盡斥賣、以友人之介往寓目、此刻在焉。乃十二字、造作石室四字泐、是隸非篆、蘇齋雜誌未為詳確。石色微赭、觸手脫落、貝子誠不余欺。議值未諧、後聞為柯燕舲世兄購藏、喜物得主、不必為我有。今秋燕舲以精拓見贈、存字尚道茂可喜。蜀石不堅、文翁石室題字早佚、漢刻存者、王稚子高顯楊宗三闕外、當推此刻。順帝陽嘉紀元僅四年、石刻之見著錄、祇海豐吳氏所藏殘石與此耳。吳藏之石已燬於火、天壤茫茫、堪共語者、惟此片石耶、可不寶諸。

漢陽嘉延年石室題字



宋聯奎蘇齋雜誌云、余至重慶、延立齋司馬夔、司權相國寺、於塗山之麓、一石礦中有條石、書陽嘉四年石室六字、篆刻如漢磚形、取以出示、字畫完好等語。星五知重慶府在清宣統初、時余居川督幕、即聞是刻、求拓本未得。蓋出土未久、即為貝子溥倫所有、或云延立齋持獻以求美官者。比來北京交貝子、索拓本、貝子謂石疏鬆不耐拓、容寬贈而迄未予。貝子歿、收藏金石盡斥賣、以友人之介往寓目、此刻在焉。乃十二字、造作石室四字泐、是隸非篆、蘇齋雜誌未為詳確。石色微赭、觸手脫落、貝子誠不余欺。議值未諧、後聞為柯燕舫世兄購藏、喜物得主、不必為我有。今秋燕舫以精拓見贈、存字尚適茂可喜。蜀石不堅、文翁石室題字早佚、漢刻存者、王稚子高頤楊宗三闕外、當推此刻。順帝陽嘉紀元僅四年、石刻之見著錄、祇海豐吳氏所藏殘石與此耳。吳藏之石已燬於火、天壤茫茫、堪共語者、惟此片石耶、可不寶諸。

漢陽嘉延年石室題字



漢陽嘉延年石室題字
 少德州郡等字一石
 其後命

明遺逸傅青主先生山水



傅青主山、於書畫甚有根柢、故能妙該衆體。此山水小幅、筆墨無多、大有荆關氣息、徇知之作、期與前賢法書合璧、固自不苟也。

知也。又儒效篇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此即夫子誨子路之義、皇本不知之爲不知、多一之字。

(集解)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唐以前古注)皇疏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人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

(集注)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餘論)論語意原或聞而知之或見而知之、聞見未爲得也、知之而後有得也。道猶嘉肴也、食焉則知其味、得之聞見者皆未食也。黃幹論語注義問答通釋(經正錄引)是非之心智之

端、是是非非見得分明、便是智之發見、而人之所以爲知也。今有人焉所知之事則以爲知、所不知之事則以爲不知、乃是非之心自然見如此、智孰大焉。心之虛明、是非昭著、故夫子以爲是知也。陳櫟四書發明(經正錄引)強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必告我、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發明)反身錄子路勇於爲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無所謂知、然不過聞見擇識、外來填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夫子誨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獨覺之良、指出本面、令其自識家珍。此知既明、則其所知固是此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蓋資於聞見者有知有不知、而此知則無不知、乃吾人一生夢覺關也、既覺則無復夢矣。又曰千里相傳、只是如此、吾人之所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惟求此知。此知未明、終是冥行、此知既明、纔算到家。

。此知未明、學問無主、此知既明、學有主人。此知未明、藉聞見以求入門、此知既明、則本性靈以主聞見。此知未明、終日幫補轉合於外、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非不皆盈、然而無本終是易涸。此知既明、猶水之有本、原泉混混、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焦氏筆乘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並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奈何文滅質博溺心者衆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元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爲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卑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盂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爲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棼棼、皆爲妄想。

子張學干祿

（考異）史記弟子傳作問干祿。四書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教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劉開論語補注余嘗疑子張學干祿之解爲不可通、以爲子張志務乎外、則誠不能免此。若謂專習干祿之事、恐未必然、豈子張終日所講求者、獨爲得祿計耶。後聞鄉先生某斷此學字當爲問字、證以外注程子云若顏閔則無此問、是明以干祿爲問也。余既信其言之有徵、後又得一切證。子張問行注云、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亦猶答干祿問達之意。夫既同謂之答、則干祿亦屬子張之問可知。然則朱子固亦以干祿爲問也。是學字爲問字之誤無疑矣。黃氏後案趙鹿泉云本文學字當作問、據史記弟子傳及此章外注程說、三年學章注楊說、亦備一義。

（考證）史記弟子傳子張陳人。論語孔子弟子目錄顏孫師陽城人。論語後錄漢書地理志

陽城縣屬陳留郡、即陳地。子張爲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自齊來奔、故魯人而亦得指爲陳人也。子張之子曰申祥、申亦顓孫也。周秦之間申孫聲相近。劉氏正義梁氏玉繩古今人表考鄭目錄謂陽城人、縣固屬陳也。而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考通志氏族略顓孫氏出陳公子顓孫、左昭二十五年顓孫來奔、張蓋其後、故又爲魯人。梁氏旁證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遊、而其子申詳爲魯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張自烈四書大全辨按史傳子張未嘗出仕、生平僅一見魯哀公耳。即其逸事不傳、必非希榮慕祿之輩。且記言夫子七十二君而不見用、亦豈干祿者哉。蓋子張之學近於求爲世用、故記者目之爲干祿耳。

(集解)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集注)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別解)趙佑四書溫故錄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者爲正、大雅曰干祿豈弟、干祿百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羣經平議子張學干祿、猶南容三復白圭。白圭見詩抑篇、干祿見詩旱麓篇。曰學曰三復、皆於學詩時擊求其義、非學求祿位之法也。史記弟子傳改作問干祿、則史公已不得其旨矣。倪思寬讀書記詩曰干祿豈弟、又曰干祿百福、自古有干祿之語、子張是以請學之、猶樊遲請學爲稼爲圃之事也。論語訓干祿豈弟君道也、蓋太學之教有此一學。鄭氏述要干祿祿字、集注本鄭說、直以爲仕者之奉。自是議者紛紛、有以爲子張之賢當不至此。此是學詩干祿之句、如南容之三復白圭者。有因史記及程注學字作問、以爲子張問此詩之義者。有以爲求仕古人不諱言、禮曰宦學事師、傳曰宦三年學、干祿卽學仕宦、而不以集注爲非者。按以上諸說、惟學詩干祿於理尙近。但詩言干祿、亦非卽祿之祿。爾雅祿訓爲福、是干祿卽求福、子張蓋讀詩至此不知福如何求、夫子教以修德

之道。寡尤寡悔、則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吉無不利、福不期臻而自臻、故曰祿在其中。詩言求福不回、即此意也。

按述要之說釋祿爲福、較舊注俸祿爲勝。然意在爲聖門辯護、與程子謂若顏閔則無此問、好貶抑古人者、其居心厚薄不可以道里計。昔元儒許魯山常言儒者以治生爲急、所謂干祿即問治生之道、孔子之答、與君子謀道不謀食一章同旨。諺云天不生無祿之人、人之至於困苦窮餓者、必其人行止有虧、爲衆所厭惡、孔子教子張以言行寡尤悔而祿即在其中、言似迂而實確、洵萬古處世之津梁、治生之秘訣也。

(餘論)讀四書大全說記言子張學干祿、是當世實有一干祿之學、而子張習之矣。程子既有定心之說、及小注所引朱子之語、曰意曰心、乃似子張所學者、亦聖人之學、而特有歆羨祿位之心使然。則子張亦只是恁地學將去、記者乃懸揣其心而以深文中之曰、其學也以干祿也。夫子亦逆億而責之曰、汝外脩天爵而實要人爵也。(雲峯語)此酷吏莫須有之機械、豈君子之以處師友之間乎。春秋齊鄭如紀本欲襲紀、且不書曰齊鄭襲紀不克、但因其已著之迹而書曰如。使讀者於言外得誅意之效、而不爲苛詞摘發人之陰私。豈子張偶一動念於祿、而即加以學干祿之名邪。干祿之學隨世而改、於後世爲徵辟爲科舉。今不知春秋之時其所以取士者何法、然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已然、於周亦應未改。王制大司馬造士進士之法、亦必有所論試矣。士而學此、亦不爲大害、故朱子之教人、亦謂不得不隨時以就科舉。特所爲科舉文字、當誠於立言、不爲曲學阿世而已。夫子之告子張、大意亦如此。蓋干祿之學、當亦不外言行、而或撫拾爲言、敏給爲行、以合主者之好、則古今仕學之通病、於是俗學與聖學始同終異。其失在俗學之移人、而不在學之者之心。故夫子亦不斥其心之非、而但告以學之正寡尤寡悔、就言行而示以正學、使端其術而不爲俗學所亂、非使其

心而不爲利祿動也。聖人之教如天覆地載，無所偏倚，故雖云不志於穀不易得也，而終不以辭祿爲正。學者之心，不可有欲祿之意，亦不可有賤天職天祿之念。况如子張者高明而無實，故終身不仕，而一傳之後，流爲莊周，安得以偶然涉獵於俗學，誣其心之不潔乎。（發明）論語補疏樊遲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即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按諱言祿仕，乃宋儒沽名惡習、輕薄事功、爲南宋積弱根由，二者均不可爲訓。考大戴記有子張問入宦，即問干祿之意。羣經義證云，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說苑建本篇引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通用。魯論作學，古論作問，字異而義則同，問干祿者問其方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考證）論語述何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經義述聞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悔、說文云悔恨也。劉氏正義古者鄉舉里選之法、皆擇士之有賢行學業、而以舉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祿之道。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者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黃氏後案學干祿、謂學仕者之事也。古人不諱干祿、詩之言干祿可證。曲禮曰宦學、左傳言宦三年、則古人不廢仕者之學。疑殆尤悔互言見義、能慎此者敷納明試、不激不隨、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不然、欲爲微幸之謀、而尤悔交集、是傳所謂黜而宜者、其得之命也、失之固道也。凡經言在其中者、事不必盡然、而舉其能然者也。君子道其常、亦盡其能然之道而已、無揣摩微幸之法也。

（集解）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悔乎。有顏淵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爲得祿者也。

（集注）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餘論）南軒論語解子張之學干祿、豈若世之人慕夫寵利者哉、亦曰士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在我者謹於言行、而寡夫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矣、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而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朱柏廬母狀錄言而闕疑、立誠之道也、讀書亦然。

（發明）松陽講義古之聖賢、身居富貴、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嘗有一毫希覬之念也。自聖學不明、士束髮受書、便從利祿起見、終身汲汲都爲這一箇祿字差遣。一部五經四書、幾同商賈之貨、只要售得去便罷了、未嘗思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真是可歎。今日學者須先痛除此等念頭、將根腳撥正了、然後去用工、纔是真學。不然、即讀盡天下之書、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飲食皆助了這病、毫無益於我。

按陸氏之言切中時弊、與上所述各明一義、所謂言各有當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考異)七經考文古本服下有也字。釋文錯鄭本作措。劉氏正義漢費鳳碑舉直措枉與鄭

本合。說文云措置也、措正字、錯段借字。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

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答

之。今以爲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王若虛史記辨惑論語所云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史遷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翟氏

考異淮南說山訓有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四語、亦云孔子對季氏辭。

而文子符言篇又以此四語屬老子、百家中影襲論語、輾轉而大失真者頗多、今不盡列論。

(集解)包曰哀公魯君諡。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按劉寶楠曰包以邪枉之人、不當復用、故以錯爲廢置、與上句言舉言用之相反見義。此

亦用人之一術、自非人君剛明有才、不克爲此。荀子王制篇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

待須而廢、即包義也。與夫子尊賢容衆之德似不甚合、且哀公與三桓釁隙已深、夫子必

不爲此激論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引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

耳目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旣而苦之、乃有問也。又引范甯云哀公捨賢任佞、故

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釋文引鄭注措投也。

(集注)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舍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

錯得義則人心服。

(別解)困學紀聞孫季和云舉直而加之枉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上則民不

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二諸字。

按朱彞尊經義考孫應時論語說今佚、僅存說舉直錯諸枉一條於困學紀聞。季和應時字也、餘姚人、世稱燭湖先生、爲象山弟子。四庫總目別集類有燭湖集二十卷、即其人也。論語述(四書辨證引)黃氏日抄云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而加之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民之所以服。舉枉者而置於直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之所以不服。論語述何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貴教化也。劉氏正義諸之也、言投於下位也。案春秋時世卿持祿、多不稱職、賢者隱處、有仕者亦在下位、故此告哀公以舉措之道。直者居於上、而枉者置之下位、使其賢者得盡其才、而不肖者有所受治。亦且畀之以位、未甚決絕、俾知所感奮、而猶可以大用。故下篇告樊遲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即此義也。

按劉氏之說是也。以經解經、可與夫子告樊遲舜有天下選於衆、但言舉臯陶不言錯四凶相證。若如諸家解、則二諸字爲虛設矣、集解集注均失之。

(餘論)四書紹聞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衰病之人鍼藥所不及、炳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顧憲成四書講義謂之直、必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獨立自信、略無依違、此等人下之公論極向之、上之人最易惡之、所以舉之爲難。謂之枉、必是可爲非、又能阿人之非。非可爲是、又能阿人之是。曲意求容、略無執持、此等人下之公論極鄙薄之、上之人最易愛之、所以錯之爲難。故君子中清苦樸實忠厚謹飭者、縱居昏亂之世、不至盡見寵任。惟諂言諂行、巧於阿旨者、縱清明之時、亦往往被暱矣。聖人下此二字、將君子小人之情、推勘到纖毫

含糊不得處。將時君世主之情、推勘到纖毫矯強不得處。經義述聞舉直舉枉者、舉諸直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

(發明)反身錄舉錯當與不當、關國家治亂世運否泰。當則君子進而小人退、衆正盈朝、撥亂反治、世運自泰。否則小人進而君子退、羣小用事、釀治爲亂、世運日否。諸葛武侯有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言言痛切、可作此章翼注、人君當揭座右。

※

※

※

※

※

史論補

弁言

呂宮助

明張溥作史論、上自三代兩漢下逮隋唐宋元、皆有所闡發。顧諸史篇至浩也、事至繁也、詎能一一畢舉。或有未經論列、抑義尙未盡、閱者憾焉。茲本平日讀史所得、取古人之是非得失、參以管見、謬加評議、旬儲月集、裒然成帙、顏曰史論補、是亦拾遺補闕意也、著作云乎哉。質之大雅、得毋陋歟。共和二十八年夏日貴陽呂宮助雨湘識於舊都宣南之懷歸草堂時年七十有四

史論五則

論漢家治尙黃老之流弊

論治天下者、莫不曰崇王道黜黃老。夫黃老非足以亂天下、蓋恐天下之亂所由生也。商鞅韓非詎非治黃老者、而其弊也足以傷親滅義、爲世詬病。而史家載筆、乃以黃老之學流入刑名、探其本原與之合傳、非無見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不學無術、聞黃老之術而喜之。豈知黃老之術、足以定天下、不足以安天下。足以治未治之天下、而不足以治既治之天下。奚以

明其然也。顧天下之民如此其衆也、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惟以刑名繩之、雖婦人孺子無不知懼。然其所以服者以力也、非以心也。且天下洶洶、使不以法畏之、則人皆作奸犯科、而不復知奉王法矣。故法者足以輔政化之不足也、然以爲治天下之本、則又誤矣。惜漢之君臣見不及此、又何怪其政教較秦雖善、終不能媲美於三代也。或曰兩漢循吏、如朱邑龔遂王成張敞諸大賢、炳乎史冊、項踵相望者、由於尙黃老也。余曰不然、賢人君子無代無之、惟患人主不求之耳、豈黃老之學足以勸善耶。不然、漢之宣帝號曰中興、以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戮大臣。開三大峠卒以傾覆國家、其始蓋出於欲速而用黃老也。噫、黃老之不足法明矣、後之治天下者、無抑王道崇異端也可。

論商鞅之變秦法

呂宮助

從來爲國家成大事者、不徒恃乎才、而尤恃乎學。蓋徒恃乎才、則趾高氣揚、而一蹶恐不復振也。惟其有扶危定傾之才、而又有扶危定傾之學、一旦得手、譬如醫者視其病之所由來、而治以必需之藥、肯綮一得、而天下治矣。若是者於秦得一人、曰商鞅。方鞅之以變法說秦孝公也、羣情洶洶、國是未定、甘龍沮之、杜摯沮之、秦國之民又沮之。使他人處此、必不以羈旅之身、犯衆人之怒、勢將謙讓以委蛇之矣。而鞅卒不易其志、行之十年、秦民大悅、而得以富強。論者徒知鞅之才、而不知鞅於刑名之學、固有大過人者也。其後公子虔之徒、奮其私嫌、告以欲反、澠池之役、車裂身死、秦之待鞅毋乃少恩歟。嗚呼、商君以王佐之才、經營天下、不遺餘力、欲假手於秦以霸天下、志不果而身先殉、後世惜之。而耳食之徒、猶以刻薄寡恩爲商鞅病過矣。

論漢元帝罷珠崖郡之失策

呂宮助

漢元帝初元三年、以省費故、罷珠崖郡不設、甚矣元帝之闇也。孔子曰有土此有財、孟子曰諸侯之寶爲土地。兩聖人者、相去數百年、時勢不同、而其言土地之重則一、何哉。蓋國者土地合而成者也、猶人之一身然、天下爲其全體、郡國爲其四肢、而貨財者則四肢運動之所得也。使人無四肢固不足以爲人、而四者缺其一、其人亦不足以久存也。人以貧故、而損其四肢、則死喪隨之矣。國以費故、而棄其郡縣、則敗亡隨之矣。元帝席孝武之後、不能昭明先德、光啓漢基、徒以豎儒一言、舉祖宗百戰經營之地、棄之如敝屣而不惜、宜漢業因之而衰也。且天災流行、何代蔑有。關東饑饉、國無大患。即使府藏如洗、亦當善爲賑撫。乃計不出此、而棄郡縣以救郡縣、亦猶抱薪救火、徒自焚其身而已。今有故家子不能繼承先人之業、日割膏腴以供揮霍。人問之、則曰勢不能兩存、棄此即所以存彼也、豈不謬哉。若元帝者、可謂闇矣、其失策殆未有逾於此。

論譙周譏姜維仇國之正

呂宮助

嘗讀蜀志至姜維伐魏、蜀人愁苦、譙周乃作仇國論以譏維。嗚呼、周何如是之無人心哉。夫維抱憂國之忱、存復興之志、雖屢出屢敗、乃心固忠於蜀也。小民何知、憚於勞則忘君父之憂。彼譙周者、身居士大夫之列、固宜出罕譬以喻、以起其惰志振其憤氣。乃周不聞出一言以益於國、反爲此言以啓愚民之離叛、而速蜀漢之滅亡。嗚呼、周誠無人心者哉。且夫仇國害之詞也、姜維伐魏、爲興漢也。蜀安則蜀之民亦安、蜀亡則蜀之民亦亡、凡以爲民而已。誠如周言、則束手無策、坐待吞噓。及賣國求榮者、轉得竊虛譽於當世哉。夫漢之不可興天也、蜀之不敵魏勢也、諸葛姜維、豈不知無可爲哉。誠以臣子之道、食其祿忠其事、故鞠躬盡瘁、冀微倖挽回於萬一、以盡臣子之道、此武侯之身殲而志決、姜維至死而不變者也。周乃逞其私怨、故爲此論以惑人心、蓋其後之勸降已伏於此。其處心積慮、惟恐劉氏之不速滅

、忍矣哉周之用心也。雖然、後世士大夫知周之不忠於國、然一旦天下有事、計無所出、惟以祖宗之地、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以冀延旦夕之命者、雖未倡譙周之論、而其罪固不在譙周下矣。

論姜維與鍾會謀盡殺北來將士之失敗

呂宮助

漢可興、而後主不足以興。鍾會可殺、而北來將士不可以盡殺。姜維力足以復漢、而其所以復漢者未得其時也。蜀據益州、四面險阻、使舉全國聽命於維、即不能恢復中原、而終維之身、魏師未必能入蜀也。主少國家多難、事無巨細委之宦者。夫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惟色而已、宦者則竊柄弄權、無所不至、此漢之所以亡、而維之所以敗、維敗而漢終不振矣。諸葛亮之出師也、前後兩表於桓靈之世三太息焉。謂其親小人也、彼黃皓其小人之尤者也、吾故曰漢可興而後主不足以興也。兵變之事、兵家最忌、維之恩信未行於北來將士、而欲盡殺之。噫、中原地大、抑蜀之地大耶。中原人衆、抑蜀之人衆耶。已來之北人可誅、未來之北人可盡誅耶。爲維計、但使殺會而以恩信施其士卒、漸收其心、用以復漢、則庶幾其可矣。策之不明、而卒然行之、故維死而漢亦因以亡也。吾故曰會可殺而北來之將士不可以盡殺也。今日維殺北人、明日而北人倍兵以擊維、維能以一人敵千萬人乎。天而既厭漢德矣、吾故曰維力足以復漢而未得其時也。四肢病、心腹壞、扁鵲雖賢、不能療於一朝、必需時日然後可也、又將資之誰耶。嗚呼、維之志亦可悲矣。

※

※

※

※

※

廷杖考

朱崎觚

明有廷杖之制、論者非之、以爲乖於古者刑不上大夫之義。不知朝官受杖、漢以來固多有之。後漢書申屠剛傳、光武時尙書近臣乃至捶撲、剛每極諫。又左雄傳、雄遷尙書令、時大司

農劉據被譴、詔詣尙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是漢時固已杖及大臣矣。魏志何夔傳、夔字叔龍、太祖辟爲司空掾、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魏以後在官有罪、律許納贖、而人主淫威不戢。陳建在州貪暴、文成帝遣使罰杖二十。皮懷喜在州飲酒廢事、孝文帝決以杖罰、見於後魏書。北齊馮翊王潤字子澤、天保初封歷位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擿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嘆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搆、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又唐邑以從事中郎封長業、徵官錢遠限、杖二十、見北齊書。北齊李中散岳弟庶爲臨漳令、以訟魏吏不平、文宣帝怒杖之三百、死臨漳獄中。中散痛之、終身不經臨漳。居弟喪不許婢入室、而令妻伴弟妻袁氏。見五代新說。齊明帝用法嚴、尙書郎有杖罰者、見齊書。盧思道請朝臣犯笞得論贖、文帝從之。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言事忤旨、命杖不得、以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見隋書。則杖官之風始終未改也。唐玄宗杖御史蔣挺、則御史且受杖矣。舊唐書玄宗本紀、玄宗開元四年春正月、尙衣奉御長孫昕恃以皇后妹婿、與其妹夫楊仙玉毆擊御史大夫李傑。上令朝堂斬昕以謝、百官以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命杖殺之。則椒房之戚亦受杖矣。唐書張嘉貞傳、嘉貞遷中書令、秘書監姜皎嘉貞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仙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

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舊唐書憲宗本紀元和三年夏四月癸丑、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殺之。元和八年二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于季友誑罔公主、藏隱內人、轉授兇兄移貯外舍、傷風黷禮、莫大於茲、宜削奪所任官、令在家修省。贊善大夫于正、秘書丞于方並停見任、皆頤之子也。捕獲授于頤賂、爲致出鎮人梁正言及交構權貴僧鑒虛、並付京兆府杖死。七月新授桂管觀察使房啓降爲太僕少卿。啓初拜桂管、啓吏賂吏部主者、私得官告以授啓、俄有詔命中使齋告牒與啓曰、受之五日矣。上怒杖吏部令史、罰郎官、啓亦即降之、以安南都護馬總爲桂管觀察使。又穆宗本紀元和十五年詔曰、山人柳泌輕懷左道、上惑先朝、固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遁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旣延禍疊、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棄、付京兆府決杖處死。八月京兆府戶曹參軍韋正牧、專知景陵工作、刻削廚料充私用、計贓八千七百貫文。石作專知官奉仙縣令于翬、刻削計贓一萬三千貫。並宜決重杖處死。又敬宗本紀寶曆元年七月辛酉、萬年縣典賈鎮誣告故統軍王佖男王謨等七人謀亂、詔杖殺之。寶曆二年十一月癸巳以前東都留守楊於陵爲太子少傅、中官李奉義王惟直成守貞各杖三十、分配諸陵。宣徽使閻弘約副使劉弘逸、各杖二十。又文宗本紀開成二年八月乙丑、房州刺史盧行簡坐贓杖殺。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四年十月己亥、北大王帳郎君曷葛只里、言本府王蒲奴寧十七罪、詔橫杖太保覈國底鞠之、蒲奴寧伏其罪十一、笞二十釋之。曷葛只里亦伏誣告六事、命詳酌罪之。知事勤德連坐杖一百免官。十一月甲午以盧補古臨陣遁逃奪告身一、通判官都監各杖之。又道宗本紀太康二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觀起居注、修注郎不顯及忽突董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宋史太祖本紀建隆二年四月己未、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乾德二年五月辛巳、宗正卿趙礪坐贓杖除籍。開寶七年春正月癸亥、左拾遺秦亶太子中允呂

鵠並作賊宥死杖除名。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三年七月壬子、中書令史李知古坐受贓、擅改刑部所定法、杖殺之。八月癸酉詹事丞徐選坐贓杖殺之。眞宗本紀天禧四年夏四月丙申、杖殺前定陶縣尉麻士瑤於青州。孝宗本紀淳熙四年四月乙亥、參知政事龔茂良以會觀從騎不避道、杖之。金史太祖本紀天輔三年六月辛卯、散觀還自宋、宋使馬政及其子宏來聘、散觀受宋團練使、上怒杖而奪之。天輔五年六月丙申、千戶胡離答坐擅署部人爲蒲里衍杖一百、罷之。太宗本紀天會五年七月甲午、以石州戍將烏虎棄城喪師、杖之削其官。熙宗本紀皇統八年七月戊寅、以尙書左丞唐括辯奉職不謹杖之。海陵本紀天德三年十二月戊辰、杖壽寧縣主徐輦。天德四年八月癸亥、以待御史保魯鞫事不實、杖之。貞元二年八月丙午、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命杖之。貞元三年三月壬子、以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七月辛酉如大房山、杖提舉營造官吏部尙書耶律安禮等。八月庚子杖左宣徽使敬嗣暉、同知宣徽事烏居仁、及尙食官。正隆二年正月庚寅、以工部侍郎韓錫同知宣徽院事、錫不謝、杖百二十、奪所授官。正隆三年正月己卯、杖右諫議大夫楊伯雄。正隆五年四月甲寅、宿州防禦使耶律翼使宋失體、杖二百除名。七月壬午以張弘信被命討賊、稱疾逗遛萊州與妓樂飲燕、杖之二百。正隆六年正月丁丑、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餘皆杖百。二月乙巳杖衛王襄之妃、及左宣徽使許霖。八月杖尙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世宗本紀大定二年四月辛巳、宴夏使貞元殿、故事外國使三節人從皆坐廡下賜食。上察其食不精腆、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大定十一年四月丁未、大理卿李昌圖以廉問眞定尹徒單貞、咸平尹右抹阿沒刺受贓不法、既得罪狀、不即黜罷、杖之四十。大定十二年二月丙辰、戶部尙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錢四十萬貫、杖八十。大定二十五年五月庚寅、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兔、上怒

杖平山三十、召襄誠飭之。章宗本紀泰和六年三月甲午、尙書省奏遷右振肅蒲察五斤官、從之。明昌初五斤嘗爲奉御出使山東、至河間以百姓飢、輒移提刑司開倉賑之、還具以聞。上初甚悅、太傅徒單克寧言陛下始親大政、不宜假近侍人權、乞正專擅之罪、詔杖之二十。克寧又以爲言乃罷之。後上思之、由秦州都軍召爲振肅。十二月壬申以紇石烈執中縱下虜掠、遣近臣杖其經歷阿里不孫等、仍詔放還所掠。宣宗本紀貞祐三年八月丙辰、元帥左監軍兼知眞定府事永錫、坐援中都失律削官爵、杖之八十。興定二年三月戊子、陝西行六部尙書楊貞削五官、累杖一百七十、解職。興定三年十一月辛丑、戶部令史蘇唐催租封丘、期限迫促民有生刈禾輸租者。上聞之遣吏按問、杖唐五十。縣令高希隆減二等、尙書以希隆罰輕、上曰使臣至外路自、非至剛者孰能不從、其依前詔。興定四年九月己酉、尙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坐誅駙馬都尉徒單壽春、奪官一階、杖六十。文惟簡記金國上自宰執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其法然也。而宋淳祐二年有詔今後州縣官有罪、諸帥毋輒加杖責。則諸帥且可行杖、無論朝廷矣。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年六月丙戌、令江南遷轉官不之任者杖之、追奪所授宣勅。七月丙子淮東宣慰同知宋廷秀私役軍四十人、杖而罷之。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寅、江西大都路總管府判官蕭儀嘗爲桑哥掾、坐受賕事覺、帝貸其死、欲徙爲淘金、桑哥以儀嘗鈎考萬億庫有追錢之能、足贖其死、宜解職杖遣之、帝曲從之。成宗本紀大德元年六月丙辰、監察御史幹羅失刺言中丞崔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又買僧寺木碾違制、帝以其妄言答之。英宗本紀至治二年三月辛卯、監察御史何守謙坐賊杖免。五月乙酉雲南行省平章答失鐵木兒朶兒只坐賊杖免。七月辛酉中書左丞將思明坐罪杖免、籍其家。十一月辛酉刑部尙書不答失里坐受金、范德郁坐詭隨、並杖免。至治三年正月庚子、刑部尙書烏馬兒坐賊杖免。五月壬寅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忽辛坐賊杖免。明刑法志刑制有剋之自明、而爲前代所未有

者、廷杖與東西兩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二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舉朝野之命、一聽於武夫宦豎之手、可嘆也。太祖常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太史令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厲廉恥也。必如是、君臣之恩禮始可兩盡、上深然之。洪武六年工部尙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罪誤許贖俸始此。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以鞭死、工部尙書夏祥斃杖下、故當時上書者猶以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爲言、嗣不復用。至正統後奄豎擅權、假以示威爲故事。劉瑾用事、主去衣行杖、多死者。正德十四年以諫止南巡、杖者舒芬黃鞏下百三十人、死者陸震等十人。嘉靖三年羣臣爭大禮、聚哭左順門、帝大怒、杖五品以下豐熙等一百三十有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於時裹瘡吮血、填滿犴狴、此其最酷者矣。故朝官受杖、漢以來代有其事、而後來皆歸咎於明也。清朝入關始罷杖官之法、蓋所謂刑不上大夫者、至是乃踐其實焉。

※

※

※

※

※

※

題潛若所藏熊襄愍公獄中作顛倒行送滿罔卿南歸墨迹殘卷次原韻 樊增祥

經撫功罪難具論、罔卿抗疏排天閹。二祖十宗靈蠻絕、忠讜足褫羣小魂。獨怪多一逃反欠一死、元鷹賢者何爲出此言。平生性氣先生傳、日星河嶽元氣存。爾時朝野言不一、謂公夜禮北斗七。臨刑歐刀風電疾、孤臣身首儵然失。可知天下痛公冤、茲事何必論虛實。今觀遺墨四百年、碧血圓扉留絕筆。吁嗟乎、隆萬以還明運舛、遼瀋兵來士氣短。孰寄軍咨馬白眉、稀逢驍將張紅眼。白頭經略忤中樞、黃閣門生多左袒。是非顛倒白日晦、至今三楚人心猶憤懣。潛園吾楚忠孝人、飛百明季捍邊之虎臣。薜蘿燕市詫奇寶、明珠寧逢按劍噴。讀詩拔劍斫几裂、如顏透爪張穿齧。楚弓楚得是可賀、光氣上接三大辰。襄愍風雲出嘯嗒、謀比申胥

勇項籍。銀濤白馬返江漢、雖不逝兮吁可惜。古今材大爲用難、烈士常願從逢干。同聲一泣傷膏蘭、甘壞砥柱揚狂瀾。顛之倒之皆天意、不然闔獻之徒何能坐戴平天冠。國亡妖孽都如此、白骨皚皚龍虎死。君是人間張子房、暫勿往尋赤松子。

前題原韻

左紹佐

明社久屋誰復論、直哉抗諫排重閣。滿公之疏熊公詩、淒涼楚些思招魂。璫禍不與封疆事、始於大化殺之有名之一言。委鬼茄花紀綱壞、二祖十宗之法蕩然俱無存。緹騎之出路非一、前君子六後者七。淋漓血肉供殘啄、側視鳳鸞鷹眼疾。大鍼呈秀亦是科第人、鄙夫喪心由患失。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孫、外有沈演兼李實。點將公造同志錄、要典謬附春秋筆。晝星夏雹陰陽舛、人之云亡邦祚短。顛倒一日甚一日、直恨黃天無老眼。廣寧之敗非公罪、咎在向高鶴鳴皆偏袒。尙稱沖聖堯舜資、祇有精忠無憤懣。滿公自是嶽奇人、七載長繫稱纍臣。一蒙收召奮霜簡、正色不顧權姦嗔。君門九重關梁閉、猛犬迎吠聲狺狺。一疏可以質九廟、上引日月凌星辰。羣小恣睢出咄咄、朝奏夕貶除仕籍。陟降宜在帝左右、文字猶爲人愛惜。兩公大節世所難、彩筆千年氣象干。麻陽水驛連湘沅、馨香勿絕多芷蘭。大江東去接胥母、怒濤映日迴紫瀾。萬古離騷哀怨地、佩長劍兮峨高冠。楚人風概固如此、恒幹雖去心不死。借問神游共何人、前有龍比後屈子。

前題

周樹模

黃芝產獄清流盡、傳首九邊尤冤橫。闌入封疆只借題、坐賊足制諸賢命。是非功罪彼何知、虎欲殺人其天性。熊公胸蓄蓋世氣、滿公抗疏激於義。樞閣左袒爲門牆、違恤敗壞家國事。疏中顛倒數大端、作詩斷章取其意。報恩猶存犬馬心、奮筆能作龍蛇字。獄卒唱名催行刑、狼籍不蒙帷蓋賜。明季璫禍被縉紳、受害最烈惟楚人。應山江夏同時死、至今父老猶擧呻。

所恨馬革不裹忠臣骨、頭顱萬里行倉卒。家人空自捨遺骸、故舊誰爲舐面血。麻陽恥作醉濁人、叫徹九閻救不得。吁嗟乎、應山獄中手札吾見之、刀斫東風絕命詞。今觀此卷鬱盤有生氣、千載廉藺如在茲。太白殘月適相配、零珪斷璧堪重持。平原忠義冠今古、豈止書法爲人師、四百年後題者楚三老、成就潛園一段奇。

題潛若同年所藏熊襄愍公獄中作顛倒行送滿岡卿南歸墨蹟殘卷次原韻 周貞亮

明季遼事不可論、慘慘孤臣叫帝閭。譁言一走欠一死、至今柴市埋冤魂。乃知責守不遑又責戰、徒捨帖括之語眞名言。究之一腔熱血公亦何曾死、誰其死者彪兒虎子逮今無一存。九千萬歲少其一、遼東便有生祠七。借題祇爲殺東林、逆豎於公何所疾。樞輔但爭門戶牢、朝廷肯顧封疆失。劇憐前後十三賢、賊罪萬千無一實。術解於今尙致疑、爰書當日成何筆。廟堂幾載施爲舛、持局心長禦邊短。發兵幾至變頭鬚、竊柄偏能工手眼。朋黨實操上下權、生死遂歸左右袒。麻陽一疏痛陳辭、紙上今猶餘憤懣。罪名勘定爾何人、不殺撫臣殺經臣。壞局寧爲疆事恤、盈廷祇畏廠臣嘖。行邊早分頭先斷、詈賊從知齒不齷。朝衣有血飛東市、獄枕何心懺北辰。一上罪言嗟咄咄、營救不能甘削籍。顛倒一篇爲送行、千秋此別眞堪惜。由來婁直全生難、缺折先教到莫干。埋獄尙能生秀草、當門豈肯赦芳蘭。祇餘斷幅零縑四百一十有二字、至今讀之淚汎瀾。案牘不信西曹錄、人物徒惜南州冠。天幸潛園得寶此、精氣篋中鬱不死。願附白頭性氣生、莫污纖手好嬉子。

致周啓明却聘書

嘯 麓

啓明先生執事。苔岑異託、蕭艾共紵。仰止之誠、靡伊朝夕。側聞綜秉邦教、宏宣遠猷、甚盛甚盛。某掃軌耐閑、隱几耽疾。性懶甚於叔夜、齒豁類於昌黎。韜庸養拙、久與世而相遺

。訂墜抱殘、固有懷而未逮。不意明公冶鎔學術、歛歛儒風。謬齒微名、欲垂嘉聘。雖異爲
犧之喻、竊有使鶴之驚。伏念某學殖荒落、衰茶侵尋。蹤跡露車、身名墜甑。棄瓢悟道、久
絕是非。嚮壁觀天、焉知經緯。叢殘滓業、第屬掌故之遺。憂患成書、何與雅騷之末。昔當
壯齒、嘗忝學官。幾換流塵、已同隔世。武嘉一簣、曾捧土之無功。江革半甕、亦畫脂而自
哂。重以才隨規盡、病與衰侵。積蹇成迂、折頤入僻。進嘔啞於晨樂、必有掩耳之人。輦掖
構於明堂、詎獨非材之恥。又况青途偶歷、未涉曹司。白髮久頽、何心簡牘。曩者菊師議路
之聘、已卻步於清時。近如什公制禮之徵、亦抗情而幸免。辭彼而就此、何解師友之疵。避
實而居名、益爲高明所鄙。所望俛垂鑒諒、曲宥頑疎。免枉鶴書、俾安鷄伏。某於明公、交
非縞紵、契以聲聞。且以聞自平伯內弟者、習知作楫之隆、夙企扶輪之雅。愚慮有得、會彈
芹曝以輸。微尙固同、不繫藿駒之繫。傾襟有待、承教方長。筮遯而從君實、竊慕堯夫。抗
揖而謁萊公、願爲魏野。抒懷悵悼。臨穎主臣。

海天琴思錄(卷二)(續)

林昌彝

詩出六經、流爲聲律之工、詩教衰矣。蓋詩本無達旨、多託比興、眞意所發、其詞最耐咀嚼
。今蒲城太華山人王仲山司馬益謙、勤政愛民、在吾閩人耳目。司馬宦吾閩多善政、詳象
州鄭小谷比部所撰別傳。而詩句留傳遍於寰宇、是政事能兼文學者也。其詩之有係于官箴
民瘼、尤勤勤致意、性情之流露、其素所樹立然也。余讀其官署自箴云、吾身未仕時、家
居本一民。入官治百姓、所治即吾身。下語痛癢、其殫心瘡痍可想也。又讀其父從山左歸
、曳杖娛林藪。母兮素鬢鑠、近亦成白首。及不如白華詩、眞樂尙可久。解組歸南陔、繞
膝祈壽考。云云、則依親爲命、孺慕不衰可想也。他如繼懷骨肉、篤念親友諸作、天真懇

攀、至性過人、見於篇什。其生平之學問志節經濟事功、使千載之下誦其詩、固可知其人也。同胞弟靜山都轉增謙擅古文詞、得歐蘇氣息、世稱爲二難云。

朱竹垞閩中海物雜詠七首、詠蟪云、綠蒲包海蟪、味勝蟹胥滑。一笑過江人、嘔心爲蜺蚶。

案事文類聚後集介蟲云、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蟪、二曰撥掉、三曰擁劍、四曰彭蟪、五曰蛄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蜺、十曰蜂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蠶蜺。容齋四筆云、呂亢作蟹圖、一曰蟪、二曰蛄、三曰蟪、四曰蛄、五曰蛄、六曰蛄、七曰蛄、八曰蛄、九曰蛄、十曰蛄、十一曰蛄、十二曰蛄。也。有大者亦有小者、兩螯有毛者爲蠶蜺、兩螯無毛者爲蟪也。十二種統名曰蟹、故蟪亦曰蟹也。其實吾閩只呼爲蟪、不曰蟹也、蓋蟹小而蟪大也。案十二種中惟蟪之性最補太陰脾土、有毛之蟹則最寒脾胃、故與柿同食者、輕則下利、重則嘔利並作。埤雅云蟪蟪大者長尺餘、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兩螯能與虎鬥。有斑文如虎、曰虎蟪、亦名關公蟹。又有石蟹、差小而殼堅如石、春冬時有之。案虎蟪之性雖不及蟪之補脾、亦不若蟹之犯中、故蟹之有毛者有毒也。若小蟹之性冷、吾閩均以薑鹽醃而食之、閩小記蟪一名蟪、即謂無毛之蟪也。閩省志蟪似蟹而大、所云長尺餘者、據埤雅爲說也。余初到粵東、鄧蔭泉中翰潘鴻軒茂才各招飲、席間均有蟪、余曰此蟪也。粵客某愕然曰此蟹也、何以呼曰蟪。在座者又誤蟪爲蟹、不獨誤物、並誤音矣。余謂昔人讀爾雅不熟、嘔心而死、粵客辨埤雅不真、至死亦不識蟪之味、可爲捧腹。

昔和友人漁梁懷古云、四州保障稱張鬻、萬戶安全仗李綱。案范汝爲據福建建州爲亂、人但知韓世忠統兵剿之、殊不知乃張鬻之力也。鬻福州閩縣人、建炎三年攝郡事、郡卒邱虞童歡等結黨爲變、鬻得其籍凡六十人、捕而殺之、無漏網者。紹興初爲守、會范汝爲叛謀福唐、賴鬻堅守、覘其咽喉、瀕海四郡不罹其禍、鬻之力也。至韓蘄王兵到欲屠建州、李忠

定星夜飛駟至仙霞乞止之、時汝爲已被執。

崇安藍靜之先生諱誠、著藍山集、性明敏善屬文、百家子史莫不究竟底蘊。在元爲武彞山長、遷邵武尉、謝去結廬於武彞南山之陽、偕其友張雲松雲壑及諸弟吟咏以終其身。弟智字明之號藍澗、先生之同母弟也、詩文與兄齊名、人以二蘇二范目之。靜之卒年七十一。明興訪遺賢、藍澗以經明行修舉任廣西僉憲、有善政、卒於官。藍山靜之詩得山水之音、其次穆之暮春述懷云、鏡中短髮已蒼蒼、臥病經旬笑剝床。風雨暗催春事老、山川遙接暮愁長。一犁新綠農耕少、萬石陳紅海運忙。偶爾趨晴扶杖出、鶯啼谷口葑園荒。題六朝遺秀圖云、登臨長憶鳳凰臺、六代興亡入壯懷。山色只知今日好、水聲如訴舊時哀。天低白日浮雲合、地勝黃金與土埋。王謝諸公吟未了、雅歌留得後人來。

藍智之藍澗集、五言律深得杜骨。秋日遊石堂奉呈盧僉憲五首云、萬壑分雲樹、雙崖共石門。乾坤山寺改、風雨草堂存。野水通樵逕、林花覆酒尊。幽禽自來往、清景似桃源。名山餘石室、勝地得高人。門掩千峯暮、茶分五馬春。溥巖淹日月、嚴瀨動星辰。爲報青雲侶、如何白髮新。明時驄馬客、高興寄林巒。萬里曾持節、三峯早挂冠。水涵仙掌動、天入幔亭寒。浩蕩風雲際、蒼生憶謝安。荒郊通逕僻、落野閉門深。白日羲皇世、青山綺皓心。潛蛟多在壑、宿鳥獨歸林。知爾荷鋤倦、時爲梁甫吟。萬古神仙宅、清秋御史家。玉壺開綠酒、金鼎出丹砂。巢許名終隱、松喬跡未賒。卜鄰如有地、小築傍烟霞。

智之七言律詩風骨高騫、氣魄雄偉、非吾閩十子之派。客舍雨中云、鳳凰臺北御河東、客舍孤烟四壁空。江上蒹葭連暮雨、天涯絺綌動秋風。五湖波浪迷歸雁、兩鬢塵沙感斷蓬。回首故山松桂晚、夢魂猶在白雲中。九月八日巴河阻風答孟原僉憲云、江湖萬里喜同遊、漫向巴河滯客舟。茆屋誰家還白酒、菊花明日又黃州。故園風雨生秋夢、上國雲山入暮愁。

賴有故人相慰藉、燈前談笑亦風流。姑蘇懷古云、故國城池豈闔廬、西風臺榭尙姑蘇。歌催越女酣春宴、兵散吳江失伯圖。輦路草生空走鹿、女墻月落更啼烏。可憐猶自矜紅粉、十里荷花遶太湖。金州上湘原作寄張觀復李子上云、喬木蒼蒼覆古城、人家鷄犬似昇平。清湘一水涵秋色、黃葉千峯送晚晴。地接東溟瞻日近、天空南斗覺星明。輶車奉詔觀風俗、石壁題詩紀政成。風雨上馬峽寄孟原僉憲云、沙頭又報驛船開、江上溟溟細雨來。馬峽濤聲驅灑瀨、龍門雲氣接蓬萊。天高已覺雙星轉、棹近何須八月回。後夜桂林相憶處、鳳簫明月步丹臺。入義寧中山云、疏篁古木抱雲吟、野店山橋入桂林。青草江山春瘴重、落花風雨夜寒深。一官便擬歸田計、萬里長懷戀闕心。却憶故人霄漢上、霜臺翠柏曉森森。鄂渚泊舟云、鄂渚風高木葉零、扁舟日暮泊漁汀。人烟橘柚連山郭、秋水蒹葭帶洞庭。江色遠分雙鳥白、天光倒影一峯青。夜涼直欲窺河漢、只恐旁人訝客星。

靈洲詩錄、番禺徐子遠國子生灑著、國子生以說經兼通韻語、詩筆清雄娟秀。三十六江樓晚眺懷胡伯薊云、秋色陰晴催晚涼、菰蒲淺碧兼葭蒼。斜風瑟瑟捲殘雨、初月微微窺夕陽。樹底鳴蟬斷還咽、園邊浴鳥飛成行。離騷有客竟安在、三十六灣天一方。(湘南有三十六灣許渾詩云縹緲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去三十六灣秋月明)吳都督六奇墓云、英雄出處瘴江濱、遺墓蕭蕭碧草新。誰表無雙天下士、曾傳一曲雪中人。淮陰進食飄零日、吳市吹簫落拓身。自昔窮途多感遇、封侯骨相本殊倫。寄箋雲從叔閩中云、匹馬征衫落木秋、蚤叢西去此咽喉。千盤棧道人如織、三折巴江水自遒。葛相軍營多廢壘、滕王臺榭總荒邱。知君得遂平生願、歷井捫參紀壯遊。

金學士王庭筠能詩、工行草書法、其黃花山一絕、聲調髣髴太白。詩曰、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邊華泉謝茂秦謂詩與行草俱入化

矣。

碧鷄漫志曰、斛律金勅勒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窮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眇目山人謂金不知書、同於劉項、能發自然之妙。韓昌黎琴操雖古、涉於摹擬、未若金出性情爾。

長洲汪鈍翁農部琬納涼絕句云、衡門兩版掩松風、葵扇桃笙偃仰中。就與孫劉相關絕、不過令我不三公。論者謂此老倔強、而詩之風趣極見洒然。

康熙己未乾隆丙辰、皆有鴻博科以羅天下賢俊瑰琦之士。嘉慶己未雖未試鴻博、然是科進士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乾隆兩大科下。其中卓犖兼賅衆長者、如德清許周生邃於經學、詩亦雅淡。嘗讀其鑑止水齋集和黃山谷情人怨云、喚起遼西夢、殘妝印枕紅。含情窺鏡檻、無語倚簾櫳。却下玉堵立、殷勤祝塞鴻。緘書何日到、看取首如蓬。落葉云、青雲爭意氣、夢不到衡廬。落葉西風滿、空庭流水如。易逢天上雁、難得故人書。牢落江楓外、新知有老漁。柳枝詞贈歌者云、春人弱帶自依依、媚煞迴波不肯歸。羌笛千枝吹夜月、柔情化作夢雲飛。瀉影流波去不迴、汀蘅洲芷共徘徊。題詩合問韓東老、別後情襟可得開。即景云、急雨才收爽便天、水天澄鏡拓新簫。山腰雲氣連山頂、碧落風高露一尖。又作二十字云、溼雲擁山隈、落日照山岳。雲日兩無心、山容自明滅。沂州道中云、茅屋依林住水東、遙山青入白雲中。馬蹄似戀秋光淨、緩踏平沙步更工。

余游嶺南、癸亥課徒無量寺、有詩僧夢湖喜余詩、嘗以小楷鈔余詩入金剛篋中。余嘗記夢湖秋夜寄譚逸之聖光云、竹聲疑有雨、蟲聲苦幽寂。虛室夜無人、孤懷誰與適。忽悟無生法、缺月掛素壁。自顧形影忘、目送秋山夕。宿西巖寺云、午夜襟寒眠不成、空山牢落旅魂驚。松聲花影移昏眼、斗見芭蕉月一亭。遊三仙岩句云、雲水翱翔天地濶、河沙宿業古今

留。寄梁芾亭慧海云、銅餅咒罷烏啼月、藥鼎丹成鶴在烟。均可與歸儒歸不歸和尚比肩接踵。甲子春余移席節署、夢湖寄余橄欖雙函詩一卷、余記以詩云、夢湖和尚稱風雅、橄欖雙函詩一卷、此僧亦復不俗。

吾閩荔枝最佳者爲泉州之陳家紫、大如茶鐘、無核、味美于回、竟日不退、勝於楓亭之品。楓亭之荔又勝于福州、福州神光寺之荔又勝於西禪寺、故西禪之荔乃吾閩之最下者也。朱竹垞游閩只食西禪寺荔、故詩文集論荔均重粵而薄閩。曝書亭集題名云、品荔者或謂閩爲上、蜀次之、粵又次之、或謂粵次於閩、蜀最下。以余論之、粵中挂絲、斯爲最矣。福州佳者尙未敵嶺南黑葉、而蔡君乃云廣南精好僅比閩中之下等、亦鄉曲之論也。竹垞噉福州荔七言古末四語云、端明譜中三十有二品、大概綃衣雪作衽。粵人誇粵閩誇閩、次第胸中我能審。竹垞詩文於閩荔均有微詞、不知味者不可與言味、粵荔挂絲已酸澇不堪食、况黑葉乎。大江南北人品荔者已有公論、非閩粵人口舌所能爭也。

廣州花縣爲本朝邵陽王給事又旦建、按給事典廣東鄉試還、以花縣接响人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朱竹垞嶺外歸舟雜詩十六首之九云、新開花縣壓層巒、羣盜停探赤白丸。不是邵陽王給事、(又旦)滇陽行旅至今難。

余生平作詩雅不喜先得句而後安題、是以集中有篇法而少句法。近檢兒子慶荃雜錄、嘗記余舊句湖口云、烟散千舟集、花深獨燕歸。塘栖舟中云、山禽啼水裏、寺犬吠雲中。江北蕪園云、懶雲如有恨、衰草亦多愁。江行句云、村遠人如懶、山深雲作家。舟中句云、水色搖殘葦、蛙聲闋夕陽。月夜舟中云、波聲過峽壯、月色上舟明。坐月云、夜靜聽山瀑、燈昏鳴砌蟲。寓館感懷口占云、蛟龍失勢如蚯蚓、鸞鳳孤棲比鸚鵡。均爲家范亭所擊賞。

海東青鷲鳥也、宋徽宗喜畫之、瞬即身羈五國長沙、此鳥能亡人國、好之實無趣味。嘉應溫

伊初海東青歌、歷言其不祥、今英逆之入中華、其鷹英同音之先兆乎。其詩云、海青汝來自海濱、汝產自五國黃沙岩石間。汝有白爪鋒稜稜。當時遼人打女真、歲羅汝輩貢中京。高秋寒空風氣驚、金睛閃爍如雷霆。搏狐攫兔捷若星、毛血四洒平燕頰。延禧小子尤狂顛、歲歲鷹房遣子千。長筆密網逾白山、女真不勝其苦辛。混同釣魚啓禍萌、阿骨昂昂氣騰鸞。一朝瀋陽動鼓聲、土崩瓦解無堅城。夾山之奔何顛傾、卒也不得免其身。噫嘻乎、延禧汝不聞、昔日穆天子造父執轡駕龍驤、西征犬戎得白狼。當時若不早歸來、中國已屬徐偃王。會不思王者之道、不貴異物國用昌。胡爲乎金眸玉爪之是臧、坐令宮闕城邱荒。青兮青兮只道爾能擒天鵝于青蒼、誰知爾能亡人國如孫疆。

尤西堂所著雜俎中、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文一首、乃鈔襲前明楚南湘中黃九煙文集中七篇之一篇也。袁簡齋咏床咏錢諸七律、乃鈔襲雍正朝其同鄉崔邠詩集也。崔集藏於侯官學訓導南屏陳廣文處。

德清許周生詩有情致纏綿隸事典雅者、如豫章舊事戲咏云、仙山渴鳳最無聊、冤魂天牢鎖寂寥。易耐雪霜難耐寡、却來塵世伴文簫。射鶴岩前控步靴、雀屏消息竟全乖。仙人應是憐無匹、轉妒人間好事諧。(事見徐鉉稽神錄)屬對天然才思多、劇憐少寡似姮娥。深宮一去添惆悵、半背重教憶阿婆。(清江范氏少寡嘗屬對云墨落杯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梳橫枕上半輪殘月照玻璃爲楊東里所賞以薦入禁中爲女學師一日題老婦牧牛圖曰貴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宣廟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夫人遣歸)白日昇天本渺茫、先春結子太荒唐。仙祠冷落巫雲杳、剗股空憐定二娘。(事見甘露園集)四詩置之徐鉉本事詩選中、居然妙品。

葛立之詩話蘭亭修禊、羲之謝安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謝萬十有一人、

賦四言五言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之渙之邨曇華茂庾友虞悅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
巨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朓卞迪卓髦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夸后繇華
者謝藤王儷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

畫品、明宣廟時、戴文進進呈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衣人垂釣水次。畫家紅色最難著、文進獨
得古法。待詔謝廷循等妒之、奏曰、此畫甚好、但大紅是朝廷品官服色、却穿去釣魚、甚
失大體。宣廟頷之、遂揮去、其餘幅不復觀。曝書亭集題畫云、數林枯柳倚苔磯、話別沙
頭客未歸。多事錢唐戴文進、釣師渲染著紅衣。

曝書亭集洞霄宮題壁云、天柱峯高倚晚晴、琳宮消歇斷碑橫。砂牀竹下搜難得、臥聽山禽擣
藥聲。案洞霄宮在餘杭九鑠山三十里而近、又十里至大滌洞天、洞有紹興中諸人題名。路
轉皆磐石爲歸雲洞、徑絕無路、洞前即洞霄宮。嘗有虎臥宮前松樹下、爲仙人郭文騎以買
藥不啞人者。地有擣藥烏啼灌木、黃石齋先生書院在焉。鄧牧心所撰大滌洞天志、南渡以
後提舉宮觀諸大臣概未之載、誠爲闕典、朱竹翁嘗考舊史以補鄧志之闕。案臨安志洞霄宮
在餘杭縣西南十八里、漢武元封三年創宮壇於大滌洞前、爲投龍祈福之所。唐高宗時遷於
前谷爲天柱觀、光化二年前王更建。國朝大中祥符五年、漕臣陳文惠公堯佐以三異奏、賜
額爲洞霄宮、仍賜田十五頃、復其賦。又案臨安志、大滌山洞天中峯之上、有許遠遊昇天
壇、丹竈瓦甃尙存。天柱山在洞西南隅、乃五十七福地、地仙王伯元主之。

朱竹垞水碓聯句用職韻、中忽雜以急字入緝韻、旣用徑隘流轉急、又用藤竹需孔急、且犯重
複。考查夏重敬業堂集附此詩、改急爲亟、又改孔急爲棘、歸於職韻、慎於竹垞矣。

壬子余應禮部試、吾家范亭觀察廷禧招飲龍爪槐、席間有優人侑酒、范亭以曹阿瞞分咏、主
客四人、限青天難欺。余拈欺字詩先成、范亭爲之贊賞。詩云、一家詞賦共驚奇、橫槊當

年壯咏詩。腹痛也知思舊友、頭昏終悔殺神醫。奸雄留話王髦劍、妒忌休猜孝女碑。真塚
陝河今代毀、莫將朽骨向人欺。(真塚在陝河康熙時爲某寡婦所毀)。

范亭又以咏庾子山絕句命題、以金烏奔飛爲分韻、余拈奔字、詩云、烽火連天唵斷魂、東宮
避寇又西奔。郢州忽喜蕭韶在、怎奈羞忘割袖恩。以子山與蕭韶少相狎也。適優人爲蕭姓
、范亭爲之拍案叫絕。

百花墳在廣州城北、一名梅坳、爲明妓張喬葬所、後人多題詠者。南海譚玉生梅坳訪張喬墓
云、縱補寒梅析作薪、百花當日自成春。勝朝邱壘留存少、詞客精魂去住頻。豈必嬋娟皆
薄命、未經雜亂殆前因。斷碑蕪沒何從讀、太息蓮蕙閣主人。

黃山谷水仙詩、山礬是弟梅是兄、朱竹垞石丈詩、山礬以爲兄、海棠以爲友。案都邛三餘贅
筆、宋曾瑞伯以十花爲十友、各爲之詞、茶蘼韻友、茉莉雅友、瑞香殊友、荷花淨友、巖
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友、芍藥艷友、梅花清友、梔子禪友、所定之名甚見雅切。

讀碑隨筆

唐順陵碑

此唐武后追尊其母楊氏之碑、武三思撰、相王旦書。順陵在咸陽縣北原、明萬歷乙卯地震碑
仆、縣令取以脩砌渭河之岸。後於岸中崩出三段、一移縣署、二在民間、共存二百一十八字
。王氏金石萃編所載順陵殘碑、即是此數。金石文字記首引撰書三十五字、已不爲王氏所及
見。然證以石墨鏤華所稱猶從故家見其榻本、則此碑榻當尙流傳人間。舊聞京江張貞愍公家
有此榻本、未之見也。過吾邑賀履之吟梅雨館、得見標本、全文三千餘字皆無損傷、不知果
出相王旦否。方整適健、於虞褚諸家外別樹一幟。履之爲余言是樊樊山宦陝時得自民間者、

張海若

索值不昂、樊山識其為孤本、慨贈八百金、今歸吟梅兩館。適中華書局景印是碑、余亦購得之。該局景本即張貞愍公故物、取以校對張書尚少二百數十字、兩次假觀為作題識、並將張本所缺字、及其殘泐字畫一一鈎摹、存諸篋笥。期以暇時即中華景本、以響拓法為之補正、以供賞玩、而未果也。時移事易、樊山老人久歸道山、履之亦又物故、今樊本是否尚在吟梅兩館已不可知、偶檢敝篋、得當日校補原紙、慮其遺失、因詮次之以存其真。

張本缺而樊本有者、凡二百三十三字。內不明晰者十字。

張本舊為一百八開半、今中華景本改書頁式、計四冊、共一百零九頁、頁共六行。篇中所稱張本指中華景本言。

張本第一冊第七頁第一行農上樊本有(以下簡)弘

十一之六所下有卜 十三之一魏上有後 八之二將上有太 八之五城上有七

廿一之三左下有僕 廿四之四崇下有階 十五之五大下有吠 廿之二書下有門

廿八之四魄下有○ 廿六之四恩上有禮 廿七之三八上有荀氏

第二冊三之三行下有葉 四之六紅下有玄从 五之四默上有工靜 六之四德下有之

十一之六行下有該 十二之三晨下有昏 十三之四毒上有 妙果憑五演之玄宗永奉嚴親

長棲雅志昔隨季喪亂海內沸騰伏鼈垂而風塵暗起群龍戰野旗鼓潛張白騎於是爭恥青犢田之競擾蚩尤則餐沙食石項羽則索鐵申鈞赤眉探盆子之籌黃巾聚而師之米夫三才合契惟神膺大寶之名六位乘時惟鑿運洪鑪之德唐高祖神堯皇帝材雄鵠起業峻龍飛用

丹扈而寧至將朱旗而撥亂亦細既紐竟收龍鳳之圖壘角咸清遂剪豺狼之一百五十字

十五之四節下有長 十六之一草下有味 十六之二雷下有之 十九之一堅下有巨

十九之四是下有使桂楊公上 十九之五主下有位 廿之二百下有送 廿二之五龍下有堯

廿二之六見上有廟 廿三之一即下有拜 廿三之二從下有班 廿三之三帝下有圈

廿五之四上上有無

第三册

三之二幽下有迹穢

六之六積上有屨

九之二竟下有乏

廿二之五遠上有已

第四册

八之一琬下有琰

十一之五厥上有哉

十七之四動下有驚

廿之六上下有金

廿三之二積下有肉

張本字畫殘泐、而樊本全者、近二百字、不著於篇。

※

※

※

※

※

柯爾所藏中國古銅器介紹 (續)

附考識

第十六器 無舌鐸 第三期銅器

右鐸通柄高七又二分之一吋(十九又十分之一公分)、柄呈扁柱形、下端成橢圈。兩端飾以鑿
鑿紋。舞上有十字形、分舞為四部、各有兩頭蟠夔紋及顆粒紋為飾。甬身下部有卷花紋上緣
犬齒形花紋。兩銑有卷花紋二道。甬內壁作蟠虺紋、旋帶紋及顆粒紋、下通於舞之內部。無
舌跡、無銘文、是器之時期約為紀元前四至三世紀。

鄭而飛

廿六之三踐下有八

二之五閨下有百

三之三海上有覺

七之二火土有柎

十三之六逐下有香

一之二洛下有龜

八之四靈下有龜

十三之六奔上有奔

十七之五調上有紋

廿一之五率下有姪媿陰

廿五之三壬下有次

廿六之四發下有弓風

二之六淨下有業

三之四於下有子

八之二帝下有以西

十四之五願下有在

三之四封下有樹

八之五輝下有②

十六之一桃上有葉

十七之六金下有眾

廿二之三忽上有春

廿六之五衡下有澤

三之一托下有良

三之六落上有字

八之四慈下有召

十七之五凝下有恨

六之三邦下有囧

八之六淘下有○

十六之二雲下有囧

十八之三妃上有○

廿二之六基下有囧

按：鐸之用爲手搖之鈴，Yotsu氏以柄爲上、非。

第十七器 兩首蟠夔紋盃、第三期銅器

右周盃、有提梁、有流、有蓋、通提梁高八又八分之一吋（廿又十分之六公分）。蓋有環、另二環連於提梁、三足。肩上有二環、作獸首形、與提梁兩端相連。流作鳥首形。肩上有兩首蟠夔紋一道。腹中部環凸紋一道。上下各環以兩頭蟠夔紋。此種花紋、一身蟠爲S形、兩首、無足。兩兩相鉤而成。足上端有變形饕餮、乃周末期器。王國維釋盃爲灑酒用器、蓋合酒水於此器中也。

第十八器 羽波鏡 第三期銅器

右鏡徑三又八分之三吋（八又十分之六公分）、正中有座呈四萼形凸紋、座外則皆飾以羽波紋。是鏡前人多認爲秦時器、Morse氏以其說毫無所據、乃近痴人說夢。氏謂以是鏡之形式論、當爲裝飾鏡中之最早、而其時則在周末。

第十九器 異體字鏡 前漢器

右鏡徑二又八分之五吋（六又十分之七公分）、中有八角花形紋、（日人譯爲扇蛤形 *Concatera-fod area*）吾國各家名是鏡爲內行八花文照明鏡、以此爲照明也。環此扇蛤形紋者有銘文十三。字體殊異、因以今名。文曰：「內而清而以照明光而象夫日月」。是鏡薄而平、與漢墓中出土之鏡形相若、故爲時當在西漢前期。

是鏡字體之變異蓋爲裝飾、觀今日之美術字體、可以明矣。

第二十器 山鏡 第三期銅器

右鏡徑七又四分之一吋（十八又十分之四公分）。中有方形座。外有四山字形、字體左傾。全面飾以羽波紋及花瓣紋。

容庚著古鏡景第十一器與是鏡全同。惟山字右傾、徑九吋。是器之時期或爲紀元前五至四世紀。

第廿一器 獸形墊足 漢器

右器高一又四分之三吋（四又十分之四公分）、爲熊形正面浮雕口張、卷二前足。用未詳。宋皇室藏有錐斗一、奩一、皆埒是器。疑爲墊足之用。爲漢時器。

第廿二器 鷹型柄 第三期銅器

右器長三吋（七又十分之六公分）、遍體鑲銀花。中空、底作馬蹄形可接于兵、而留刃於外。是鳥之喙爲鈎狀、故斷爲鷹。有描金腫。

博古圖錄有器名：漢鳩杖首鐲。由該器可知此器之用、殆爲鑲於戈之端者、鳥首向「援」、而尾向「內」、鳥型柄蓋皆如是。

Yates氏謂鷹性猛、故用以嵌兵首、誌勇武也。

第廿三器 鳥型戈柄 第三期銅器

右器高二又四分之三吋（七公分）、形似鷹與鳩之合成。下有套、截面爲卵形、爲戈柄飾物。套殊短、故疑用於短兵之上者。

是器與汲縣發現之秦期銅器有似者、故當爲秦時器。且秦以還戈即不爲人所用、則前說當確。

第廿四器 鳩型柄 漢期銅器

右器鳩型、高三又四分之一吋（八又四分之一公分）、下有套、徑約一吋。測可容九漢尺長之杖。

鳩爲杖柄、例數見不鮮、前期以賜長者、後則並賜武將。

第廿五器 燻爐 漢期銅器

右爐三足、有蓋、器蓋均有八形隙、若籠、通蓋高六又八分之七吋（十七又二分之一公分）。蓋上中有花枝形柄、環以四小枝、高出爐外。器緣有範四、乃漢器、應列內敦類。

第廿六器 獸爐

右爐通體爲一巨獸之首伏一蟠蛇上。獸首在蓋上、口張、以爲噴烟用。通蓋高三又二分之一吋（八又十分之九公分）。蓋以合頁連器上、可開合。蟠蛇身爲足。是類器自漢始、蓋海外香之來中國也。是器疑即漢器、惟不能定。

第廿七器 枚鏡 前漢期器

右鏡徑四吋（十又十分之二公分）、中有一枚、而環枚八、成花形、外更環以四枚、間以小枚十六。緣上有輝狀紋十六。與此器之形式相若之鏡頗夥、乃前漢期器。

第廿八器 宇宙日規鏡 新莽期銅器

右鏡徑八又四分之一吋（廿一公分）、有數層花紋各異之同心環。中央有圓形突起、接以二組大小不同之四葉體。外圍方匡、緣上爲十二乳、間地支十二字方形紋爲環。有八乳及四組LV紋、餘地則飾以獸鳥。又外爲銘文環、計隸體字五十七、成詩一首、更外有梳齒及犬齒形環帶、最緣上乃爲雲花紋。

銘文：

新有善銅出丹陽

鍊治銀錫清而明

尙方御鏡大毋傷

左龍右虎辟不祥

朱鳥玄武順陰陽

子孫備具居中央

長保二親樂富昌

壽敵金石如侯王

兮。

漢武帝時興行所謂「柏梁體」詩，即如是式，則是鏡當爲武帝後不久所鑄。銘文第一字之「新」當爲新莽年號，故定是器爲新莽期器。前考古家將是鏡各花紋，推其含義與日晷比較，甚符、今總述如下：

中央突起象天之中央。二組四葉形象八卦、方圓象地、更有十二支及枚象十二辰、方匡之外以V之尖端分爲四限、象四方：

東方：青龍、木性、象春。

西方：白虎、金性、象秋。

南方：朱鳥、火性、象夏、陽也。

北方：玄武、蛇龜也、水性、象冬、陰也。

除各獸外更雜有奇異鳥獸、意不明、或僅爲裝飾用。

鏡上TLV紋之意義、劉復氏曾推測之（見西漢時代的日晷）。Yates氏更用端方及Yidrop w. G. Wilks氏之石器日晷之拓片及其他日晷排比、證明劉說當妥、劉說：

LT文爲紀錄可動指針（Moobile gnomone）在冬至及夏至時投於定針之影高、其含義係當動針損壞或遺失時、用以做重裝時之標準。V紋之意義係記明四角。Yates氏謂如此說正確、則V將爲四方之界。

劉更有一解釋此TLV文、彼謂最初之日規係繪於方布之上、用時鈎緊四角及各邊之中央使

平、故TLV爲下鈎之處、右晷上仍不能脫其跡。(見西漢時代之日規)

Yong 氏認由上各證明、本鏡應稱TLV鏡、較日規鏡爲妥、因此鏡並不能用以做日晷。但其對季節日月等代表甚佳、故Yong 認可視爲「宇宙之簡圖」。

第二十九器 七獸鏡 後漢期銅器

右鏡直徑五又二分之一吋(十四公分)、中央有圓凸起、環以九圓形凸起。外有二細環帶、一平而凸、他則飾以斜梳齒紋、外有七獸、間以圓凸環繞、每圓凸起、皆位於八角之圓上、外環斜梳齒紋大齒紋及斷續之變形綉紋。

此類之鏡七獸中有四獸常存不易、即青龍、赤鳥、白虎、及蛇、餘三者常有變異。在此器中則爲鷄、麒麟及蛙。如有銘文則刻於寬環帶之內或外。

第三十器 海馬葡萄鏡 新唐期銅器

右鏡直徑五又四分之三吋(十四又十分之六公分)、鏡有環二層、內層有獸名曰狻猊、有葡萄及葉形。外層有鳥、蝶、及蜻蜓、葡萄及葉等。

是類葡萄紋之鏡多飾以海馬、名爲海馬葡萄鏡。今是器有獸而非海馬、然仍屬其類、故沿用其名。

是鏡鑄造之時期其說有三：

一、錢田謂應爲秦器、因彼謂此種海馬葡萄鏡爲鏡中之最早者。

二、宋學者則謂爲漢器、西人 Lanfer 及 Hubs 二氏頗信是說。Hubs 氏認爲漢時張騫出使西域將葡萄帶回、枝葉果實等皆希奇、或漢人將其形鑄於器上以留之。彼另一理由謂器上獸形似獅而非、但後漢時華人方知獅之真實形狀、如爲唐時器、獅形不應不似真形、故知應爲後漢以前之器。

三：日本考古家哈拉大(Harada)等以海馬葡萄鏡最初鑄於第六世紀、花紋形狀皆與叙利亞國之莫哈塔(Mohatta)城宮殿石器所彫之花紋相似。更因六世紀時波斯文化輸入中國、故應爲唐器。

Yong氏以第三說爲是、因唐器最普遍者爲海馬葡萄鏡。其中有一鏡之花紋幾與是鏡完全相同、邊緣有「永徽元年」四字、爲唐器、故知是鏡亦爲唐器無疑。

附中國歷朝年代表

三代：

夏 年代不詳

商殷 紀前一七六六年(?)至一一二二年(?)

周 紀前一一二二年(?)至二四九年。

秦： 紀前二二一年至二〇七年。

西漢： 紀前二〇二年至紀後八年。

新莽： 紀後八年至二三年。

東漢： 二五年至二二〇年。

三國(二二一—二八〇)六朝(二二一—五八九)南北朝(三八六—五八九)

魏 二二〇年至二六四年。

蜀漢 二二一年至二六四年。

吳 二二二年至二八〇年。

西晉 二六五年至三一六年。

東晉 三一七年至四二〇年。

南朝
宋 四二〇年至四七九年。
南齊 四七九年至五〇二年。
梁 五〇二年至五五七年。
陳 五五七年至五八九年。

北朝
北魏 三八六年至五三五年。
東魏 五三四年至五五〇年。
西魏 五三五年至五五七年。
北齊 五五〇年至五七七年。
北周 五五七年至五八一年。

隋 五八一年至六一八年。
唐 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

五代：

後梁： 九〇七年至九二三年。

後唐： 九二三年至九三六年。

後晉： 九三六年至九四六年。

後漢： 九四七年至九五〇年。

後周： 九五一年至九六〇年。

韃靼朝：

契丹 九〇七年至一一二五年（九四七年後為遼）

西遼 一一二四年至一二〇一年。

金(女真)一一一五年至一二三五年。

西夏 一〇三二年至一二二七年。

北宋 九六〇年至一一二七年。

南宋 一一二七年至一二七九年。

元 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八年。

明 一三六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清 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

歷下名泉考第一

趵突泉攷

趵突泉其定名原義、今不可攷。唯就字義尋繹、當爲形容此泉之湧溢噴流之義。

集韻趵布效切、音豹、跳躍也。

說文突犬從穴中暫出也。

故此泉名大約取此二義、趵爲跳躍、突爲犬從穴中暫出、於此泉均形容極確。一名瀑流。

元好問濟南行記瀑流泉在城之西南、泉灤水源也。又云瀑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

明一統志趵突泉在府城西、一名瀑流。又云濟南名泉七十二、瀑流爲上。

或曰檻泉。

元好問濟南行紀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呼瀑流如故。詩小雅采菽鬻沸檻泉傳、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其泉在春秋已顯，是爲見諸紀載之始。

春秋桓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氏十八年傳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莊公通焉，公謫之。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酈道元水經注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湧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

魏晉之世、泉上有娥英廟之建。

水經注濼水一名娥英水、以泉上有舜妃娥英廟故也。

宋曾鞏始叙其淵源流別甚詳。

曾鞏齊州二堂記云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汨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傍之人名之曰鈞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潄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又云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由是乎出也。

所叙與元好問所記大略相同、知此泉自宋迄元無甚變異也。

元好問濟南行紀山水匯于渴馬崖、湫而不流、近城而出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

唯涌水之高度則減於昔。

元好問濟南行紀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涌高三尺許。今漫流爲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三寸而已。

其水甚甘而冬溫、故又謂之溫泉。

曾鞏鈞突泉記齊多甘泉、顯名者以十數。以予驗之、并是濼水之旁出者也。又云泉旁之蔬甲亦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

曾鞏曾有題詩、所紀景物、猶與魏晉相似。

曾鞏鈞突泉詩一派遙從玉水分、晴川都灑歷山塵。滋榮冬茹溫常早、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旁行似鑑、最憐沙際涌如輪。層城齊魯封疆會、况托娥英詫世人。

及元干氏齊乘、曾析其源流正變甚清晰。

干欽齊乘源曰鈞突、流曰濼水、東導曰小清。

蓋其水初自古歷城北經華不注山、流入大清河。

齊乘古濼水自華不注山東入大清河。

及僞齊劉豫導之東行、自馬車瀆入海。

齊乘僞齊劉豫乃導之東行、逕章邱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東逕高苑及博興南合時水、東北至馬車瀆入海、曲行幾五百里。

天下郡國利病書、僞齊劉豫始導之東行至韓家店、西分一支爲小清河、逕章邱縣及鄒平縣北、又東逕長山縣東北、及新城縣北會孝婦河。又東逕高苑縣及博興縣南、又東逕樂安縣北至馬車瀆入海、曲行幾五百里。自歷下以東之水昔入濟者、并入小清河。其後漸淤、水復入大清河。

齊乘今海運久廢、河道漸淤、而其水復由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

天下郡國利病書近年河漸淤、其水復由東北入大清河矣。
至明季小清故道亦淤、然時有濬寬之計。

王象春齊晉曰小清故道雖淤、遺址尙存、水入大清只十八里。倘更濬寬、可通舟楫、下運蒲青海樂諸縣之糧、則齊城可永無饑患。當事者屢議開鑿、率牽於築舍而止。余嘗謂齊城有不涸之水源、此河是也。

今則劉豫所導故道雖淤、而古灤水之道猶通。然其所注之水究爲濟水乎、大清河乎、則自古即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杜氏左傳注灤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水經注濟水注濟水又東北、灤水入焉。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

然大清河者、古濟而今汶者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酈道元曰王莽之世、川瀆枯竭、濟水便入于河、不復絕流而南。其餘流自東平以東北者、皆謂之清水。晉太和四年桓溫自兗州伐燕、至金鄉、鑿鉅野三百里、導汶水會於清水、此汶水入濟水故道之始。唐六典河南大川曰濟水。杜佑曰濟水絕流已久、今自東平以東北入海者、實荷澤汶水之合流耳。宋樂史曰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王應麟曰濟水通得清水之名、以其水道清深也。今大清河自汶上縣北出至東平州西安山牖、（原注舊時濟流經此始與汶合、今并注于南旺湖合流而出于北、）又西北與運河分流。經東阿縣西復折而東北、逕東阿縣北、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北逕長清縣北、齊河縣東、又北逕歷城縣北、而東北會於灤水。又北經臨邑縣東、又東北經濟陽縣南

、又北逕齊東縣北、又北逕武定州南、又東逕青城縣北及濱州之南、又東北逕蒲臺縣北至高苑縣北、又北逕利津縣東而東北入于海。由安山插而下皆謂之大清河。近志元人始於甯陽縣北築堤壩、遏汶水入洸以通運河。永樂中又于東平州東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入會通河。今之大清河乃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西折而東北、夏秋運河泛漲、則張秋迤南東岸有減水閘、分流來合而東北出、即濟水之故道。說者謂大清河、古濟而今汶者也。

觀於所過、則古濟水與大清河實同一河道、故雖爭議紛歧、而實無異。然就情勢言之、究以入大清河爲愈耳。及清咸豐時黃河奪大清河入濟水故道、則是灤水又入黃河。今黃河南徙濟水故道中、水流甚淺、即灤水及玉符諸河之流沫耳。又有謂其源蓋出於山西王屋山者。

宋沈存中筆談歷下發地皆泉、濟水經過其下故也。

明一統志山東濟南府趵突泉在府城西、源出山西王屋山下、洑流至河南濟源縣湧出、過黃河溢爲滎、西北至黃山渴馬崖伏流五十里、至城西出爲北泉。然于氏齊乘已駁其說。

齊乘云南豐趵突泉記、太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伏流匯于柏崖之灣、而至渴馬之崖、汨然而止、至歷城西湧出趵突之泉。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見之於此、其注而北、謂之灤水。齊多甘泉、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并灤水之旁出者也。援此言足證沈說之非。且古濟水行清河如在井底、南仰泉源、遙在山麓、豈能相及。今黃山渴馬崖水伏可證。又龍洞山中朗公谷水東西分流、土人云西發趵突、東發百脈、驗之信然。蓋歷下衆泉皆岱陰伏流所發、地勢使然、何關於濟。存中得之傳聞、九峯按圖索驥、容有疑妄。

所叙理甚昭晰、考此泉成因、實與水之壓力有關。干氏地勢使然一語、透徹之至。

水之壓力有使其趨一平面之傾向、今之自來水亦利用是項原理構成者。

謹按濟南地勢南高而北低、岱陰之水注而下流。及至趵突匯爲一決、故其奔涌噴溢、蓋以上源之壓力有以致之者耳。此森之所蠡測者也。

或曰水之壓力既欲使其上下水面平衡、而泉以之湧流、誠聞命矣。何湧流之水、終不能與上流同其高下邪。此則以泉伏流數十里、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固無以疑爲也。

又或謂他泉與趵突同源岱陰、何獨趵突如是邪。此則因趵突出岱陰、淵源甚明、流別甚正、故特有如是異狀耳。觀南豐記中棄糠一節可知。

如是筆談一統志所載諸說決非稿論、而趵突上源亦即因之而定。且泉上題詩、南豐以次、首推趙松雪詩。然其詩亦只云灤水發源而已、未有濟水狀流之說也。

趙孟頫趵突泉詩灤水發源天下無、平地湧出白玉壺。谷虛久恐元氣泄、歲旱不愁東海枯。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振大明湖。時來泉上濯塵土、冰雪滿懷清興孤。

故雖一時無識者流、目爲濟水流沫、然而干氏已非之、并深詆其建濟瀆廟之謬。徵以松雪詩、足徵此說在當時、亦不爲有識之士所許也。

齊乘今官濟南者遂以灤爲濟、建濟瀆廟于泉上謬矣。

趙孟頫以次有張養浩趵突泉詩、亦稱作者。

張養浩趵突泉詩遶檻驚視重徘徊、流水緣何自作堆、三尺不銷平地雪、四時常吼半天雷。深通滄海愁波盡。怒撼秋濤恐岸摧。每過塵懷還瀟灑、斜陽欲沒未能回。

松雪之詩後來踵和者衆、而以陽明爲最著。

王守仁趵突泉和韻、灤水特起根虛無、下有蒸窟連蓬壺。絕喜坤靈能爾幻、却愁地脈還時

枯。驚湍怒湧噴石竇、流沫下瀉翻雲湖。時來泉上濯塵土、冰雪滿懷清興孤。

此外明王弼遊趵突泉之作、亦稱懋製、茲并錄之。

王弼遊趵突泉詩、濟南歷下多白泉、白沙幾處涵風煙。郭西趵突更神異、平地一朵白玉蓮。浪花滾起千層雪、此中疑是蛟龍穴。靈藏歲久變妖怪、精氣上湧成涎沫。餘波散漫淵復滄、溪風冷冽山雨青。微霜初下雁秋浴、落月漸低猿夜聽。窮源我欲適川陸、舊志虛傳自王屋。冥茫難測造化情、聊寄泉亭漱寒玉。

以上皆主泉爲濼水上源者、至主泉爲濟水流沫者亦有之。

王廷相飲趵突泉詩、濟水東來伏、泉開湧玉林。恍疑焦釜沸、翻訝石堂沈。作澤隨雲遠、成波助海深。春回潛躍遂、鬱有羨魚心。

薛章憲趵突泉詩、竇沸趵突泉、發源自王屋。伏流溢爲榮、迤邐陶丘北。黃山渴馬崖、入地乃更伏。潛行五十里、突爾出平陸。曾不舍晝夜、東匯成川澳。乍似滄浪水、浴出三白鵠。更疑清冷淵、白龍服魚服。蒲荷相蔽虧、鳧藻舞濡淥。踟躕不忍去、奈此白日速。

泉上之所崇祀、則最古有娥英廟。

水經注泉上有舜妃娥英廟。

呂仙之崇祀起于何時、殆不可考、唯元時已有祠祭之者。

府志元遺山好問在太原、有道人嘗邀同食、且曰吾家在濟南趵突泉上、子能從吾游乎。元曰有待。數年後遺山過濟、游泉上、倦臥濼源堂、忽夢前道人曰、久約不相憶邪。醒而始悟、因起過北岸入祠中、儼然坐上矣。

明李中丞戴曾新其祠宇。

李中丞戴廩延人、別號對泉、少夢人示一語曰、仙人原爲對泉來。後數年撫東土、至趵突

泉呂仙祠、恍悟前夢。乃新其祠宇。毛直指在乃益一語云、勝地自逢開府關。迄今揭之楹宇、事始末具見府志、并有碑載其事、今已無存。

今泉上猶奉其栗主。

今祠中猶奉李對泉栗主。

至元季有濟瀆廟之建。

齊乘今官濟南者遂以濼爲濟、建濟瀆廟于泉上。

泉西則有藥王廟

府志藥王廟在趵突泉西。天啓十年建。

泉上有呂仙閣。

府志呂仙閣在趵突泉上、平視千巖、下臨巨壑。泉聲漱玉、六月爲寒。

泉前有康熙御書激湍碑。

府志前有御書激湍碑。

泉南舊有社稷壇。

府志社稷壇在趵突泉南。

泉南舊有風雲雷雨壇。

府志風雲雷雨壇在趵突泉南。

泉上舊有李公祠。

府志李公祠祀明河南按察使李攀龍、舊在趵突泉上。

泉上建築娥英廟、而次當以南豐齊州二堂爲最古。

宋曾鞏齊州二堂記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

撤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又云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又云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尙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泉左爲明李于鱗先生白雪樓故址。

王思任游歷下諸勝、泉之左爲于鱗先生白雪樓、記別有所屬、何處弔中原吾黨也。

府志李于鱗先生白雪樓、舊有二處。初卜地鮑山、則諸生往來吟觴最盛者。次即許解元邦才所謂湖上樓是、在百花洲側。今於第一泉間另起傑閣、非其故處也。王季木考功詩荒艸深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可憐天半蛾眉雪、空自頽樓冷暮雲。

金人曾立勝概樓。

齊乘勝概樓、金人建在趵突泉西。

天順間建觀瀾亭。

府志觀瀾亭、天順十年建。

此外泉上池亭、則有玉壺漱玉二者、皆元以後所建。

府志二亭并在趵突泉上、玉壺取松雪詩意。

觀瀾後改名曰涌輪亭。

府志邢子愿改觀瀾曰湧輪亭、取水經注水湧如輪之意。

其水經來鶴廣惠兩橋出爲灤水。

府志來鶴橋在趵突泉白雪樓前、樊太守時英建。

廣會橋府志云在城西南跨趵突泉下流。

泉上名產則有白菜、載于志乘。

府志白菜四郊皆產、趵突泉上東者佳。

與此泉同名者、則兗州另有趵突泉。

明湯節泉林記云、距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其殿宇巋然、林木蓊鬱、鳥聲樵唱雜焉於中、旁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淘米、曰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于山。澄如湛如、其流環繞、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玉溝小玉溝等泉、合流于泗。會于曲阜之沂河、轉于天井開會通河、沿淮達海。

歷下名泉攷第二

金線泉

金線泉在城西南趵突泉東北。

府志城西南趵突泉東北、金線泉出焉。石斲方池、泉源亂發、澄澈見底。

其命名之義、則因水面有金線一道直貫南北。

元好問濟南行記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水面。

府志南北有金線一縷、隱浮水面。

考遺山之時、已不能覩所記之金線。

元好問濟南行記進士解飛瓊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遊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尙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

此或歲久水流變異之故、然則後來題咏多屬虛構矣。

明晏璧金線泉詩水紋浮綠影搖金、倒挽銀河百尺深。中有錦鱗三十六、碧波蕩漾任浮沈。今雖不可復覩、就紀載而觀之、則當是光線屈折所爲。然既不能見、亦無以確證其管窺矣。其地在元時爲秀春院故址。

府志郡城西郊元時設秀春院、王季木考功詩云、金線泉西是樂司、務頭不唱舊宮詞。山坡羊帶寄生草、揚調琵琶日暮時。猶是女閭之遺也。

明時爲谷繼宗池亭、曾一度出售、谷贖歸後爲詩紀之。

府志金線泉在趵突東北、乃谷進士繼宗舊亭也。谷贖後有感詩云、可憐一曲吟詩墅、棄作三年賣酒家。池中水湧魚爭躍、樹裏風來鳥盡譁。此日野堂歸舊主、青山坐對興無涯。後歸陳九疇。

府志後歸陳九疇憲副、疊興文社、屢出科甲。

金見顏其堂曰深柳讀書堂。

府志金見讀書其中、顏堂額曰深柳讀書堂。後又改名曰冰綃堂。

府志後取曾子固詩句更之曰冰綃堂、一曰來雲館。

清季改爲尙志堂。

清季丁公寶楨來撫是邦、改以其址興建學舍爲課士之地、取孟子尙志之意、名之曰尙志堂。先是本有濼源書院、爲東國儲材之所、至是尙志堂中亦多所裁成、與濼源相韻頡焉。

泉上祠宇元時有靈泉庵、今廢。

元好問濟南行記泉今爲靈泉庵。

其水流經來鶴橋下入趵突泉。

府志流經來鶴橋下入酌突泉。

雪山探險記卷一

石榮璋

世界著名之大雪山即喜馬拉雅山、位於西藏之西南、廓爾喀之西北。西藏廓爾喀均爲吾國藩屬、即無異吾國之極西南邊境。山度極高、自宇宙洪荒以來爲冰雪所封、久無人跡。歐洲探險家冒險前往、在二百年以前、法人夫札谷爾崖別爾等於順治十八年取道尼泊耳、越克啓嶺而往、死於途中。至康熙五十八年法人斯崖拉吉倭特伯納偕兄弟十二人往、而死者九人。乾隆三年荷刺色特拉牌納等往探、亦死於尼泊耳山谷中。近數十年來結隊前往者時有所聞、或畏難中止、或杳無足音、其成績最著者、則莫如最近一九二六年之五國探險隊。

五國探險隊爲英法德意瑞等國組成、共推狄倫福斯教授爲隊長、狄教授之夫人爲總指揮。其隊員中如何爾林、杜月納、斯密士、伍德、瓊森、施奈德、勞伯桑、維蘭、韓那、杜平、戈克哈諸人、於地質氣象各科學、均有專長。醫士則爲雷赫忒、顧爾茲、何鄂林。組織完備、人材衆多、爲從來探險所未有。歷盡萬險千難、一旦登峯造極、茫茫宇宙、蕩蕩河山、莫不在吾足下、天空四顧、其氣概爲何如耶。爰操不律而爲之述焉。

雪屏山探險

五國探險隊自印度加爾各達起程、於四月十五日、行抵唎嗎揚子廟。再越丁嶺、堪州卜里廟岳山、溯蘭吉山谷、而至準格里嶺、錫金(哲孟雄)即爲康嶺、再行一二日、即入尼泊耳境。本隊至唎嗎揚子廟、支帳於紅紫色之石南藜中、黑色巖石、夾峙山水、在石澗中奔騰下瀉、聲如巨雷。天空彤雲密布、時有雪花飛揚、遙望康嶺峯頂、則在日光籠罩中。唎嗎揚子廟喇嘛、招待本隊前往、參觀其跳舞。其廟位於寬濶之山峯上、晨光掩映、遠眺坎

布魯與雪屏諸山、在蒼靄中、狀至雄壯。喇嘛跳舞時、樂聲嘈雜、至擾人耳。然在雄山峻嶺中、奏此黃鍾大呂之音、鼓聲淵淵、角聲嗚嗚、悲亢激楚、轉令人生無限淒涼、似入世界神秘境矣。舞蹈者繡衣華服、冠以牛馬鳥獸各式、跳躍旋轉、如北京雍和宮正月之打鬼然。由唎嗎揚子廟至丁嶺、道路匪遙、但途中酷熱。是夜首次支帳於麥田旁、人各一帳、頂懸國旗、距邨莊伊邇。且丁嶺地勢平坦、在哲孟雄境內、殊不多觀。由丁嶺前進、途遇堪州卜里廟喇嘛、以茶及香蕉餉予輩、茶味苦劣、不堪下咽。再入蘭吉山谷中、溽暑蒸人、汗涔涔下。仰望雪屏、幾不知在二萬二千尺以上、其氣候乃如北冰洋也。過岳山時、森林中野火延燒、毛竹著火、劈拍聲如槍礮碎竹、挾火飛舞、亦一奇觀。是晚支帳稻田中、與水蛭惡蟲爲伍、幸夜間涼爽、尙爲舒適耳。

由岳山前行二日、即入雪境。沿途森林密布、自大吉嶺至此、路頗平整。由此前行、則山徑頓成狹窄、有時伐木開道、至爲困苦。是夜支帳宿于岩石較平之處、石上苔蘚蒙茸、腳夫環睡四周。翌日晨起、即由準格里山徑上升、巖石壁立數千尺、如入世界絕境。夜間大雷雨以風、終宵不息、吾輩蟬宿帳中、咸惴惴然、恐有隨波逐流之險。在九千英尺高度處、已降大雪、爲歷年所罕見。準格里山高五千英尺、上升至感困難、且在雪後、腳夫尤不易前進。最後行抵高原、有簡陋茅屋二所、即支帳宿焉。次日晨興、天氣轉晴、腳夫等意興沮喪、不允前進、乃經約翰生氏、婉言勸慰、始允成行。均希望以一日光陰、越康嶺而入尼泊耳境。探險隊領袖狄倫福斯教授、得尼泊耳國王秘書來函、歡迎入境、其函如次。

尊函所述貴探險隊屬於國際性質、意在聯絡國際感情、使其愈臻親密、並令人類愛美、與科學知識、得以增進、至深敬佩。茲奉尼泊耳國王殿下命、轉達閣下、歡迎貴隊全體隊員入境。尼王殿下並致意祝貴隊探險工作成功。

本隊每次派捷足二人、遞送函件。惟尼泊耳境內、艱險難行、捷足須跨越高一萬八千二百八十英尺之康嶺。一升一降、須經四萬五千英尺、自預定之大本營至大吉嶺、沿途須歷十八站之多。

本隊入尼泊耳行至康薩地方、情形又異。耳中但聞犂牛之鈴聲、及水川奔瀉之巨響。予等坐草坪石上、附近有小屋環列、與阿爾卑斯山中景色相類。惟此間有祈禱旗幡招展、稍覺不同耳。土人見余等咸作驚訝狀、蓋此間未有白人蹤跡、已三十年。據老年村長云、彼幼時尙見一八九九年到此之弗萊須非爾探險隊。所處之四週、層巒疊嶂、自雲霧中下瞰水川、下瀉如琉璃世界、巨峯聳峙、從無人類足跡所踐。涼風細雨、冷然自山谷中來、撲人眉宇。吾人容貌、經此磋磨、已非復出發時之整潔。除何爾林君面容尙有嬰孩狀、餘均于思滿面、如說部之比爾沙克思。但狄教授與杜凡納之鬚、亦堪與匹敵、而尤以斯密士君之紅鬚爲特色。

本隊至此、距計議中之大本營、猶隔三站、但沿途仍屬險巖、運輸問題、最感困難。然能行至此間、多藉伍德瓊森兩君之力、而脚夫等遇艱險而不易常態、尤爲足多。又因在準格路途、遇大風雪、籍隸尼泊耳之脚夫五十人、不肯前進、受一重大阻力、不得已將輜重一部留後。當越一萬八千尺之康嶺時、隊中人數、驟然大減。

本隊離準格里時、天氣清明、由何爾林與施奈德二人前導、在雪中闢開一路、攀登康嶺。脚夫中赤足跋涉、不勝其苦。上山愈高、山景愈覺奇麗。身後爲那辛格山、並有不知名之數峯聳立。山中水川、形如匹練。右爲凱勃山突出之支脈、峯頂方平、各面懸冰、森如刀劍。回頭遠望、見孟加拉平原中、邱陵起伏、如碧色波紋、遙接青靄。

行近康嶺時、見何施二君正攀登高一萬九千尺之峯巔、蜿蜒排雪前進、不時顛躓岩石間、仍頻頻勉勵脚夫勿餒。適有雲氣冉冉自尼泊耳上升、將二人登山狀態遮斷。本隊除施君外、餘

人所經、要以康嶺爲最高。緣此峯雖較雪屏千城中噶峯低一萬一千尺、但吾人到此已感覺心肺跳動甚速、並有頭痛者、其高可知矣。

狄倫福斯教授夫人登山時、甚爲踴躍、爲男子所弗如。越嶺後抵尼泊耳境、遙望帶雪之山坡、頗呈紆緩之狀、間有斷岩。瓊森君作殿軍督脚夫前進、傍晚時施君返迎瓊森等、日之夕矣、始見人影依稀蹣跚、下坡形狀甚爲狼狽。吾輩在帳中望見、羣往助其下坡、老年脚夫多至雙足凍僵。此輩脚夫所携物品各重六十磅、另有自用品二十磅、較阿爾卑斯山脚夫所携超出一倍。而此山高度又在白蘭克峯一千尺以上、故倍覺其難也。

翌日本隊下山赴芝蘭、施君在途中作雪橇戲以助興趣。行抵芝蘭後、均有創痛、醫士幾有應接不暇之勢。旋有捷足自後方來、報告在後一站之韓那維蘭隊脚夫不允攀登康嶺、遂派總指揮員勞伯桑率三十七人攜長靴眼罩、返援在後之第二隊、並助運物品。

在芝蘭時、得悉尼泊耳國王派來相助人員尚在谷中、因缺乏餼糧及運夫、故遂派一戈略哈人達巴與嚮導一人往覓、達巴夜行二十二英里、中途傾跌傷及足部。時維蘭適到達、報告隊員已越康嶺、韓那則仍與無靴不肯前進者俱。

隊中諸人初意均以由芝蘭往庚薩、途中不致十分艱險、但雪峯在前、望之生畏。運夫等亦抱同樣感想、將以罷工要挾。幸瓊生君調停得法、未生變故。運夫中之良善而服從者、爲藏人爲不丹人爲希巴人、均未參預、遂將爲首煽動之人斥退、令回大吉嶺。尼王派人續到後、食品充足。來使並語運夫曰、尼王對此探險大感興趣、如有人故意生事、即將究懲。運夫等既得美食紙煙、並無不滿意者、尼王來使復允供給運夫五十名、因得抽派其中多人、往助韓那與杜平二人使之速進。

離芝蘭而赴庚薩、頗覺愉快。覓有當地老人騎犛牛爲前導、越馬吉爾嶺後、雪深且軟、步行

不易。遙見馬加魯峯矗立雲海中、再進不遠、世界一高峯名哀非勒斯者亦入眼簾。是夜風雪亂飛、支幕野宿、因途中跋涉過勞、至感疲倦。翌晨天已轉晴、整裝出發、向庚薩行、途中景色雄麗、路經西農嶺景最佳。遠望未經探測之雅馬塔黑谷數峯植立、尤以高二萬五千三百尺之強弩峯最爲雄偉。水川一端、諸峯陡起、森然如巨靈之可怖。山邊水塊照耀、風聲狂吼、除山神外恐無人能飛度者。

踏雪邁征二日後、始越嶺下降、忽見山谷作青綠色。途中有黃蓮馨花、蒼苔碧松及紅石南花、心神爲之一快、在庚薩幕中殊覺安適。此間距雪屏峯麓尙有三日路程、探險工作可謂漸入佳境矣。所得經驗、亦復良多、以攀山與運輸較、當以運輸爲苦。如無尼王助以食品、則由尼泊耳至雪屏、殆有不可不止之勢。至駕馭脚夫、則以瓊生君之功爲多。吾人須知赴喜馬拉耶探險、絕不可先有成見、每遇一問題發生、即須相機應付、方可不至僨事。所最堪欣幸者、即食品充足、韓那與杜平二君已屢續前進、行抵岳山、有騾七十五頭、滿載食品菸酒、隊中有如許運輸能員、誠幸事也。

尼泊耳王所遣齋糧特使、引起本隊最大之焦慮。蓋隊員十餘歐人之食品、尙無何等問題、但三百脚夫之食糧、則籌措不易。尼當局所允食糧、尙未運抵庚薩、只得自籌、幸彼間食品尙豐、脚夫食糧尙易解決耳。

本隊抵庚薩後、受喇嘛廟招待、廟在高處由梯而上、其建築結構如倉廩。然佛殿內陰氣襲人、賴佛前燈光始得覩物。是廟爲甘巴宗大叢林分支、凡爲喇嘛者均有妻室、且任警察之職。其方丈爲一和靄老衲、滿面笑容、跌坐蒲團擊磬、僧衆則唵唵誦經、最後洒米於地。俟誦經畢、吾輩開留音機以款僧衆、喇嘛等不知世間有此物、諦聽之餘、不勝竦異。喇嘛以土釀麻花酒相餉、味殊芳冽、痛飲後與之話別。

本隊出庚薩時、經瓊生君之努力、携有充分食糧供脚夫途次之用。並留頭目與戈克哈在彼採糧、陸續運至大本營。初登程道路尙佳、山林青翠、雜以黃蓮馨花、益形妍麗。途中時遇犛牛結隊而行、態度溫馴、週身整潔、長毛茸茸可愛。數英里後山路漸窄、時以曲劍撥路前進、或循河岸而行。雪屏山中溶雪匯流而下、於亂岩中曲折奔瀉、有千軍萬馬之勢、大如房屋之巨石、如當其衝、即被挾之而下、無異拳石。余等緣頁岩土坡而行。勢至危險。蓋巨岩時有崩墜之虞。如遇之立成齏粉、後乃沿強弩峰而行。水川積石而上、爲霧氣所籠罩、旋忽開朗、巨岩在夕陽晚照中、映以天空之雲霞、燦爛奪目、恐名畫家杜雷氏亦難繪出也。途中涉水澗達康巴城草場之時、天已昏黑、澗流勁烈、寒澈肌骨。康巴爲中古式小村落、有茅屋數十所、本隊即依邨邊支幕匆匆就寢。翌日晨興、強弩峯突現目前、此爲予等對喜馬拉耶山初次之認識。水崖上聳數千尺、陡削如壁、以地質言之、其峰甚新、羣岩高聳天際、未經自然之剝蝕、殊無攀登方法也。

康巴城土人多侏儒、其原因或由於山中閉塞、不與外人通婚無新血族混合、以致有此異象。曾見夫婦二人、其身如五六歲之小兒。自此沿雪屏水川積石前行、途中過散石堆積之河岸、步下搖動、亦至危險。並時見大石堆多由山上崩潰、填積於此。是夜宿於羅納克、途中分散前進、脚夫等尙多有在後者。

四月二十六日距予等預定之大本營只有一程、仍沿水川前進、石塊嶙峋、堆積已滿。是日天氣陰沈、且降微雪、及抵彭坡買大本營時、雪勢愈大。大本營設於石洞中、足避風雪侵襲、風力剛勁、殆與哀非斯峯下無異。是夜溫度帳外爲華氏二度、帳內十五度、其嚴寒可知矣。

隔雪屏水川迎面立者爲楔峯、自川上直起、勢薄霄漢、高七千英尺、純爲水塊疊積而成。山

披冰片晶瑩耀目、中嵌紅色岩石、美麗絕倫。全峯爲玄冰所封、無涉足處、與希尼阿爾欽山無異。峯上層冰疊架、怪突杌杌、尤以直達峯頂之冰崖呈絕世奇觀。蓋崖爲山風磅礴、幻作種種異狀、有亭亭如張巨蓋者、有獨立如偉人石像顧盼生姿者、有蠢若回教禮拜寺之尖塔者、其纖巧細緻之冰柱、則又無異屋頂之避雷針。楔峯以東爲二子峯、兩峯拱峙如門、其中赫然立者即雪屏也。雪屏峯望之較遠、以山之雄峻、遠觀益形偉麗。山勢層列如平台狀、有時冰屋崩裂滾入冰川、聲如巨雷、不知重若干萬噸。其最後一層、雙峯並峙、尤以東峯較高。倘令本隊能達最上層支帳、天氣良好、則攀登峯頂、當意中事。該山最下分三大層、冰層在左、故不難自正面上。且正面坡度尙非巖峻、惟第一二層間相隔頗遠、殊不易逾越。岩石奇特、上衷冰甲、縱令此道可通、尙有嚴重之不利。蓋途中如遇墜石崩雪、將無處可避、若在高處支帳如遇大風雪、則退路將爲雪封、故隊長狄倫福斯教授再三考究、認此路無法通行也。

舍此以外所希望者、爲北面之山脊、然欲達山北、非先登第一層不可、然此舉亦大難也。蓋途中都爲冰雪所封、不容飛度、欲求通過、必在水中開鑿道路、復在第一層設第三幕、以便作進攻根據。欲上第二層山坡、勢須在冰上鑿梯、旁繫繩索以便腳夫上升。然在二萬三千尺至二萬四千尺高度從事工作、益覺困難萬分。余等如到北脊、約在山脊東側支第四幕、以避西方烈風、由此緣山脊而上。或循一九二九年巴伐利亞隊舊跡、依雪坡前進、登次層後再設第五幕、由此至山頂之間、更設一幕。蓋峯頂高一千尺、上升時步行必緩、行至峯頂、必已筋疲力盡矣。

以上所述、爲本隊預定計畫。既抵山麓、大本營隊長狄教授下令、全體休息四日、俟精神充足、一鼓作氣、奮勇前進、隊員腳夫等勞苦多日均宜休憩。此時韓那隊已到、惟杜平隊尙須

一週以後方克抵此、至食品豐富可無慮也。

隊員諸人得此間暇、遂從事大本營之佈置、晚間以留聲機消遣。但因寒氣過重、機聲亦形窒塞。夜則雪花紛飛、朝又晴曦照耀、殆爲山中之常景。隊員好動惡靜、天性使然、韋蘭君乘此休息之暇、攀登附近二千尺之高峯、往來飄忽、履險如夷。瓊生與斯密士二君擇一更高更險之峯以試其身手、沿途鑿冰爲梯、費時頗久、登至巨峯頂一百五十尺時、突起暴風被迫而下。在二萬尺高度鑿冰開路、其事至險。罡風起處、吾人之肢體官感均覺麻痺、目覩雪屏山嶺大風揚雪迎面撲來、實爲最大之勁敵。久於山行者苟遇此風、則息窒肉顫、心駭目眩、只求趨避風勢、更不遑計及其他之危險矣。

本隊休息至最後之一日、一切籌備就緒。醫士雷赫忒爲同人中血多者、因抽去血量二百立方公厘、以防登高之累、又吞服藥丸以補其虧耗。明晨出發後、由狄教授顧爾茲韋蘭杜凡納瓊森斯密士諸君支設第一二三帳幕、何鄂林與施奈德繼進預計第三帳、將在冰川中鑿穴支設。狄君在大戰中深饒土工經驗、是所優爲。此間氣候如在嚴冬、但聞老人云每年雨季前常有晴和天氣、如幸而天助其緣、則攀登雪屏之成功、可操左券。

本隊探險最關緊要者、厥惟輸送之脚夫、狄君特加注意。因命瓊生君轉告脚夫曰、爾等此來曾經千辛萬苦、今後登山其辛苦危險十倍於前、凡欲回大吉嶺者各聽其便。乃脚夫中無人存退縮思想者、僉曰願隨前進、益加脚夫之勇氣、日後探險成功、即脚夫亦與有力焉。

本隊自五月一日自山脚大本營出發後、發生不少事件。在攀山前、仍須探測地勢、與第一次喜馬拉耶山探險情形同。出發時天氣至佳、惟何鄂林斯奈德雷赫忒三人因身體不適、未能偕行。隊員在冰川積石穿行、幸有斯氏當年所留石堆標識、堪供嚮導之用。

溯冰川上行、忽在西方發現一不知名之山峯、高約二萬三千尺、山脊均被層雪、山勢清秀壯

麗、遂爲定名曰聖母峯。因冰川中恐有水塊崩墜之險、遂在冰川上設第一幕。五月二日抵設營第二帳處、沿二子峯轉折、初次得睹雪屏冰川之源。雪屏山勢陡峻、通北山脊、大不易越。蓋山峯冰雪攙雜壁立四千尺、可通者惟第一層、其高幾約千尺。必須攀援而過水崖、寬可二英里、上下光滑、惟東方破碎起伏波浪形。攀援水崖工作、吾人在阿爾卑斯山中、未之前聞。令人望而却步、實今日最艱鉅之問題也。

本隊經艱苦之攀援、越過積石與雪坡、方抵第二帳。雪峯直上一萬尺、亂崖積雪爲風所播、頗爲歷亂、可見風勢之嚴厲。該處設帳恐有危險、遂決計將第二帳移駐較高處、於是瓊森韋蘭施密士乃上行勘查地勢。施氏鑿冰開道、發現一較穩地點、乃將第二帳移至雪封之平原以上、高度出海面二萬英尺。於是由此仰攻、擬攀登雪屏、第一層平台設第三帳。途中遇險、遂致中輟。脚夫一名爲水塊崩墜壓斃、其名甲丹、爲喜馬拉耶中最有經驗之脚夫、曾三登克非勒斯峯、並參加一九二九年雪屏探險之役。他如何鄂林斯奈德韋蘭杜逢納、及脚夫十一人、亦幾瀕於危、惟脚夫止二人受有輕傷、亦云險矣。

按前定計劃、欲攀登雪屏北南山脊以達山頂。其惟一方法、須鑿開第一層高可六百英尺之水崖。審察可登地點、莫過於西側。彼處水壁斷成數折、似不難因勢攀登、經數日之審慎研究、均同意此舉似較安全。於是著手進行、韋蘭與施密士率衆開鑿階級、豎繩索、經二日之久、何鄂林斯奈德亦加入援助、五日後遂達最後之水壁。此種工作艱苦異常、有高三十尺之水崖、經二日之久方能攀登者。五月九日清晨氣候和暖、雪屏四週悉爲濃霧所籠罩、以吾人所得經驗、水崖崩落多在夜間奇冷之時、故未以之爲慮。隊衆遂決定全體動員、以期一鼓而登水崖、設立第三帳。施密士因夜間失眠、乃與庖人在第二帳充留守。

晨九時大隊出發、斯奈德率其僕甲丹先行、後繼者爲杜逢納與脚夫三人、携有攝電影機。韋

蘭與何鄂林率大部脚夫爲殿軍、據施君追述遇險經過情形如次。

余方在帳中作書忽聞隆隆聲如巨雷、知有大水崖崩墜。遂奔出帳外、突見路右水崖有大塊下墜、自山坡滾下正當吾隊前進路線。巨水塊約數十萬噸、面寬二百碼。由高地直衝奔赴吾隊之前、勢如浪湧。此時隊員攀山已高、遙望如小黑點數十、不期均立時停步、木然僵立、轉瞬間又狂奔向左。是時坡上積雪爲水塊所驅向前奔飛、儼如陣雲、移時遂將隊員蹤影完全遮斷。雪陣愈趨愈近、而吼聲亦愈猛厲、下墜速度遠過奔馬、且雜以碎水四散飛濺、狀至可怖。余睹狀植立呆若木雞、頃刻間忽動念、水陣或將掃余帳而過、遂狂呼庖人一同奔避。但在二萬尺高度深雪中、欲飛步奔馳、誠非易易。奔至三十碼外、余已聲嘶力竭、回首返顧、水陣已至距帳三百碼外乍停。余乃與庖人立即馳往出事地點、前進時突遇層雲在前、余心中惴惴、以爲同伴諸人均已葬身水雪窟中矣。未幾雲散、見水陣之左突現一人影、定睛觀之、則除斯奈得與甲丹外、餘人均慶無恙。蓋諸人所經之道、最爲左偏、倘遲早十分鐘、均將不免。僅一二人稍受擦傷、亦云幸矣。余等遂前行覓斯甲二人、韋蘭見水塊中一手伸出、發掘後見爲甲丹。彼身受重創、且在水雪中不能呼吸、遂致斃命。余等用人工呼吸法救治一小時之久、亦未見效。時斯奈得忽自水中爬出、得慶更生。蓋彼在甲丹前甚遠、據云當時聞水雪崩陷聲、轉瞬間大塊水崖自數百尺上下墜、自分必死、試向左狂奔、距水陣只五密達耳。隊員脫險事似有神助、此次墜落水陣之大、即在喜馬拉耶山中亦屬罕見。所占面積在一方英里以外、所過之地與余等在水上所闢路綫成斜角形、韋斯二人所鑿路之下部、均被衝毀。在上部之隊員、喪失繩索甚多。又當脚夫奔避時、所負物件亦多拋棄。因將甲丹屍身在帳側雪中埋葬、並樹鑿冰大斧於次以爲標識。此參與喜馬拉耶山五次探險之壯士、今竟以身殉險。事雖可悲、其人亦足稱美矣。是日余等遂放棄預定計劃、在大風雪中降至第一帳。

五月初十日全體隊員集議、決定放棄北道、而由西山脊上山。惟此路較北脊距離更遠、前途茫茫、毫無把握。即雪屏冰川西面支流、亦無人知其狀況。故今後探險工作、不論成敗如何、均足注意也。

吾人第一計劃、擬遷徙第一帳、但在水川中、難免不遇水陣。隊長狄教授有言、攀登喜馬拉耶山與登阿爾卑斯山大不相同、其情形無異作戰、苟一不慎、萬無僥倖之理。此番受挫、尙爲不幸中之至幸。立與隊員會議、均贊成改變方針、遂舍雪屏而探瓊森。

鹿巖小記

退翁

西山諸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重修、翠華臨幸、則又有行宮之建。東北軍入踞、官產局從事標賣、不知寺本十方公物、奉勅修造、不過帝王爲檀施、而非國家之所有、豈能視爲官產而賣之、屢言於雨亭乃得中止。然萬壽寺之行宮、已賣與五臺山佛教會改作療養院矣。

梁重農好買山、將以營利非游居也。養蜂致富饒、亦以蜂敗。河北各縣賣產買蜂致破家者甚衆、北緯四十度氣候已寒、外國蜂難於保育、且俗少食蜜、產細冬須納糖以飼、產多則又苦無售、奈何不審察而熟計之、地方官吏難辭放任之咎也。惟百花山麓瑞雲寺、樹寶有土蜜蜂數窠、不煩人力、歲歲割蜜盈甕、氣味芬芳、山多異卉、蜂採其菁英故也。余曾宿寺食而甘之、寺僧來京屢爲購致、數年不至、非餓死即游方耳。

卓成門外恩濟莊、清初賜內監爲葬所、地百畝、松栝三千株、官產局亦標賣。有某木廠以一萬三千金承購、七千歸公、六千朋分、率夥人居、芟榛莽設大鋸矣。內監惶迫、走訴於某軍長、得其援、許留置、借錢納官以紓目前之急。仍不得取償於樹、伐其小者三之一。而子息賄賂酒食餽遺殆耗其半、所餘不足以償、其出任保持者變產乃得完事。清理官產所獲幾何

而公私蒙其損害矣。

山後白家灘、村南一山崢嶸、石可燒灰、下有穴、近之聞水聲、土人云此地河也、深遠不測。山巔一松、落落高古、余所心賞、每過輒觀玩不忍去。舊有燒鍋酒甚美、嘗買一斛、窖藏逾年、酒花全起、香味馨烈。地方不靖、迭遭劫掠、遂停燒矣。

黑龍潭山石青黛可畫眉、故名畫眉山。潭水下注、溉地百頃、初夏新晴、彌望一碧。水色山光、天然幽靚、若有浣紗人如西家施者、不幾疑置身若耶溪上耶。

榮華卿協揆慶、歿葬妙雲寺西南、連損三丁。无補老人昔邀余與史竹蓀恩培往視、以爲有水須改卜、其家人無力易地、儘墳莊使用、竹蓀主撤其堂舍爲穴場。相度既定、發塚、水出於棺、涔涔不絕、承以磚、越夕乃止、遂遷葬、家乃安吉。越十餘年樹木長成、氣象頓異、從他道入、幾不可復識矣。

西方庵舊有米芾書獅子贊、見抱冲齋詩、惜未詢之內監、後重過則已易主。鄧姓丘婆夷居之、紅牆高築、雙扉嚴扃、凌霄無可問訊、摩訶碧雲皆有之、遜其高壯耳。山中枯樹下亦植之、不幾年已出木杪、花時、坐石而觀、翩翩有致、可入畫圖矣。

荷葉山見明人游記、今莫可考、余登壽安南山憑眺、平地一阜隆起、如青荷出水者其是乎。南北臨官道、秀而不深、否則種樹結廬、號荷葉山人、詎非雅事。

金萬壽王家(即衛紹王)、帝京景物略謂在福田寺西南大田中。余居杏子口日、搜訪未得、於西黃村附近見一巨冢、豐碑覆地、形製頗古、將欲起而讀之、十餘人不能舉、至今憾之。

＊

＊

＊

＊

＊

華北於中國有建瓴之勢北京爲全局首善之區於今爲烈居是邦者應如何啓愛鄉土之念教育兒童誘掖後進以建設樂土資爲楷模試抒所懷

趙敬含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蓋歎人心之由厚而偷、風俗之由淳而漓也。華北人心風俗、迥逾於華中華南、而北京尤爲華北之冠、稱以首善、洵非虛語。自勝清末季受時變之薰陶、政潮之鼓蕩、遂日壞一日、每况愈下、識者亦不能無世道升降之感焉。夫人心風俗、去厚而入偷、去淳而入漓、則易於摧朽。挽偷而歸厚、挽漓而歸淳、則難如拔山。雖然、難固難矣、畏難欲不挽者非、輕難欲立挽者亦非、挽必以漸、教育兒童、誘掖後進、漸挽之道也。請申言之、兒童入小學時、天真爛熳、惟視所以導之。導之善則善、導之惡則惡、導之正則正、導之邪則邪、善惡邪正之權操於指導者、故教員教材、在小學最爲重要。教員之選擇、必品學兼優、言行循軌。教材之選擇、必經史所載、倫理攸關。蓋用此等教員教材、以導兒童、兒童濡染既深、淪於肌髓、有先入以爲主、後雖見異而不思遷。晏子曰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其所湛者貴也。然則兒童成立於時、初終莫易者、詎皆資逾凡常、亦導之有方之所致耳。至於後進、則少壯之人矣。少壯之人、大抵茫無定見、足一失乎歧途、身遂化爲異物、甚可懼也。孔孟嘗取狂狷、於鄉原皆深惡而痛絕之、則鄉原爲爾時之患可知。今日反之。蓋爾時之患、患非狂狷而流於鄉原、今日之患、患惡鄉原而託於狂狷。託於狂狷、不知所以裁之、往往爲民害、爲國害、甚至爲身害、較之鄉原患尤鉅。而揀之道則一、反經而已矣。經者何、相親而父子、相齒而兄弟、相別而夫婦、相信而朋友。蘊之於心爲仁義禮智、發之於事爲政教刑賞、固天下之常道也。以常道誘掖後進、後進漸於聖賢之訓、中正之規、是非無回互、一切邪說詖行、自無形而弭。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世之君子、不欲後進回心向道則已、若其欲之、其可不亟反諸經乎。曾文正作原才、欲士大夫惴惴乎謹心所嚮、以轉移習俗、陶鑄世人、而收效期之數十年。咸同之際、人心風俗、未至甚壞、已望仁於必世

、况今日乎、吾故曰挽必以漸。北京士大夫衆矣、果能以正軌鞠治兒童後進、是即愛鄉土之實。彼兒童後進、果能力遵正軌、是即建設樂土之根。倡始乎北京、用以楷模華北各省。吾知十年之後、人心風俗、日趨淳厚、聖道昌而異端息、學術正而禮樂興、復返邳治、共登春臺、未必不可再見於世也。

確保治安整備自衛古存其事匹夫有責今宜如何組織比閭鄰里之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以盡自治之責

趙敬含

華北各省、數年之間、萑苻嘯聚、劫掠公行、來如疾風、去如脫兔、飄忽無常、奔逸難定。類茲匪警、不有以掇之、後將不堪設想。掇之道奈何、曰莫善保甲。自周禮有比閭族黨、使之相保相受。其後管子以之治齊、商君以之治秦、皆能致富強之效。歷朝相承、法未盡廢。然則保甲非迂遠濶於事情、雖施之通國無不可、而華北則責效尤速。蘇子瞻嘗言河北之民、團結鄉兵、私立約束、嚴於官府、以是而行保甲、詎不甚易。所望一二賢能縣知事、振奮精神、以實心行實政。令家家戶戶、聯絡聲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又令保長甲長、根訪窩藏通線之人、懸賞購捕、尅期必獲、其或有株連良善、復治以反坐之律。如此、則歹人之一出一入、皆可得知、無託足之地、則其源十清八九矣。至組織之法、則選擇變通先正政書、條列於後：

- 一、十家立爲一甲、務選殷實老成、端正勤慎者、公舉爲甲長、九家咸聽約束、違者重究。
- 一、十家各予表紙若干張、令開明男婦姓名年歲、並婢僕等人口、作何職業、各粘一寸相片、交與甲長、以便認識稽查。
- 一、甲長置一甲簿、凡十家內有外出者、即報明甲長、註入簿內、回日亦如之、如詭秘不報、查明罰辦。

一、甲長有事他往、將情由註簿、簿付甲內人收管登記、回日亦如之、否者照九家處分。

一、十家有親友來往住宿、須報明註冊、違者重究。

一、市鎮居民、開店接客、須訂一簿、每晚客寓、同行幾人、務查問客衆姓名、係何處人氏、來往何處、及何公幹生理、或孤客有無行李、盡數登記簿內。次早或去或住、亦必註明、送甲長查閱、遇有踪跡可疑、立報甲長偵察以備不虞。

一、甲數太多、若無統屬、則呼應不靈、應設一保長、以統屬各甲。各甲花名、交付保長、保長合總報官、以憑稽查。

一、遇有警報、保長應率所管甲長、集衆協力官警堵禦。如當場退縮、觀望不前、出自兩長、罪坐兩長。出自甲丁、罪坐甲丁。法有輕重、勢在必行。

以上各款、簡要易行、如採擇而亟施之、於確保治安、整備自衛之計、不無裨益。華北此時要務、在於強化治安、然非保甲無以奏功。或有言其不便者、吾謂寬之以時日、予之以變通、諒亦不致滋生弊竇。且從來治民之道、利者六七、害者二三、猶將爲之、矧保甲自古稱良者哉。沈彤曰州縣之地廣、廣則吏之耳目有不及。其民衆、衆則行之善惡有未詳。保長甲長之所統、地近而民寬、其耳目無不照、善惡無所匿、從而聞於州縣、里黨治、州縣亦無不治。嗟乎、縣之資乎保甲如是、保甲果不爲無用也。

課藝選錄(第八次月課)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說

范 巖

毛詩序之說變風也、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從而申之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此二語固專指變風而言、於其他篇什無與矣。蓋變風之作、其人大抵生當叔季

王道衰、人倫廢、政教失、刑政苛、於是憂愁幽思、以悲天憫人之心、爲長言永歎之句、雖變而猶不失其正焉。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夫人莫不有情、喜怒哀樂愛惡欲、皆出於人性之自然、往往一發而不可遏。苟非節之以禮、制之以義、則其情必將流爲邪僻。其見之於詩也、亦必無纏綿悱惻之辭、溫柔敦厚之旨、而詩道於是乎絕矣。孟子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真亡也、有詩猶無詩也。嘗見後世之爲詩者、風雲月露、累牘連篇、固不足與於詩人之數。而佻達儂薄之子、自恃其才華富贍、撰宮詞寫閨怨、清新豔麗、體號香奩、未嘗不善於言情也。然亦思情而不衷諸禮義、徒爲誨淫之具、號稱詩人者忍揚其波而張其焰乎。或謂東門之什、城闕之篇、靜女之歌、狡童之詠、佩玉褰裳之句、秉簡贈藥之章、皆紫陽所目爲淫奔者、而吾夫子猶有取焉、何獨於今人而疑之。雖然、吾夫子固嘗言之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由是可知紫陽所謂淫奔之詩、正當日憂民憂國之士君子、假男女相悅之詞、以爲諷刺者也。蓋夫子所謂思無邪、亦即毛詩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毛詩序雖僅爲變風言之、吾以爲全詩三百十一篇、皆可作如是觀、且皆當作如是讀、則庶乎其得之矣。

深明詩旨要言不煩

陳氏東塾讀書記謂考工記實可補經試列舉以證明之

范成

秦火以後、經幾亡而復存。惟其書多出於山巖屋壁、竹木之性、本易朽壞斷爛、其殘闕而不完者宜也。周禮失冬官一篇、漢興購之千金不可得、以考工記補之。於是周公致太平之書、遂無完裘、此亦千古之憾事矣。而陳蘭甫東塾讀書記謂考工記實可補經、則雖闕猶未闕也。夫禮之有記、蓋七十子後學者、本其所聞所知之舊說、筆之於書、使與經義相發明。傳之者既非一人、作之者亦不出一手、故其中之是非得失、往往爲後儒所聚訟、而無可折衷。此無他、記所以釋經、非所以補經也。若考工記則不然、周禮一書殘闕已久。漢書藝文志云、及

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然則冬官之亡、蓋亡於春秋時代、未必盡由祖龍之一炬。故賈疏以爲考工記作者、雖不知其人與其時、要可斷爲秦併天下以前、是以遭秦燔書、而韋氏裘氏等職遂闕。陸德明釋文亦引鄭康成云、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然則是篇之作、正以補經、而非徒以釋經也明矣。今觀所記各職、輪人輿人輶人、所以重車乘也。築氏冶氏桃氏函人鞞人矢人廬人弓人、所以利兵革也。鳧氏鞞人磬氏、所以備鐘鼓也。棠氏陶人瓶人、所以一度量也。鍾氏桴氏、所以昭文采也。玉人雕人、所以治圭璧也。而梓人之爲筍箴爲飲器爲侯、匠人之建國營國爲溝洫、車人之爲未庶爲車、以一人而兼數藝、皆國家聲明文物之所繫、禮樂征伐之所需、而不可以一朝闕者。自有此記、而司空一官、體國經野之大要、已略具於是矣。此陳氏所以謂其實可補經也。乃晚宋元明諸儒、分割五官、以爲事典、自朱子已辨陳氏傳良之誤。而僉廷椿王次點邱葵吳澄何喬新輩、益鼓其無稽之謬說、於是治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何其謬歟。

引據仲說塙當不移駁宋以後諸儒割裂五官之說亦甚有識

說謙卦

鍾重勉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若徒說理而已、則談天說性、雖連篇累牘洋洋數千言、此講學家所優爲、究何補於用哉。間嘗讀易之謙卦、吾不禁有感於王船山氏之言、而反復不忍置也。大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王氏解之曰君子用此、唯用之施、施者、君子所以惠小人也。又謂凡施之道、益其寡者、多者自裒。於多無損、於寡有益。裒獨免於凍餒、豪彊自無居藏之利、所謂稱也。不然、如王莽之限田、削天下以皆寡而已。故救荒有賑恤、而無可平之價、定賦有寬貸、而無可均之役。非於施與之外、別有裒益審矣。嗟乎、此王氏救世之苦心、特假讀易以發之哉。由此觀之、聖人于易之繫辭、嘗示人以處

憂患之道。一則曰謙德之柄也、再則曰謙尊而光、再則曰謙以制禮、是皆闡述卦爻所謂謙謙鳴謙勞謙撝謙之精意、而期人之具此謙德者、以同免于憂患。而大象所云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是望人用此謙德以拯斯民出於憂患、此聖人學易寡過之大旨也。然則世之君子、豈可不尋繹王氏易象解之說、而極盡其發政施仁之道也哉。雖然、據王氏之說、若衡之以程傳朱義、似爲別創一解、或不爲講學家所贊許。然揆之于通經致用之道、豈不足以備其採摛乎。茲特表而出之、請以質諸世之善言易者。

孔疏云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也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唯君子有終也

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論

趙敬舍

論衡宣漢篇曰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之兩語、於循名責實之道盡之矣。今夫太平之名、由實而得之者也。實有在於治定天下者、天下一日不治定、即一日治定之實未見。實有在於安樂百姓者、百姓一日不安樂、即一日安樂之實未呈。治定安樂之實未見未呈、是無效與符也。無效與符、而強名之曰太平、太平顧如是其易名乎。有太平之實、而後加以太平之名、此太平之真者。無太平之實、而徒飾以太平之名、此太平之僞者。古今以來、以僞太平敗者多有、而莫著於秦與隋。秦之時、天下不治定百姓不安樂已極、然胡亥以爲太平、而趙高李斯等亦靡不太平之。隋之時、天下不治定百姓不安樂已極、然楊廣以爲太平、而宇文述虞世基等亦靡不太平之。太平必有效與符、問效與符於秦隋、僉曰二世而亡。以二世而亡爲效與符、詎效與符之與太平戾耶。蓋不治定不安樂之僞太平、其效與符有不至此不止者矣。後世有國有家者、往往不務實而好名、諱當時之不治定而附會治定、諱當時之不安樂而附會安樂、彼其心詎果昏而不知、知而猶如是者、蓋爲粉飾太平地耳。人孰不恨胡亥楊廣、

而粉飾太平、顧類胡亥楊廣而不悟、亦獨何歟。蘇子瞻曰觀其朝其文煥然、考其實乃虛文相欺、其敝必至於魚爛瓦解。嗟乎、附會粉飾者太平之名、治定安樂者太平之實。今之所謂太平、不出於實而出於名、吾知其終之效與符之不同秦隋者幾希矣。試使取王充之論置之左右、時勸圖爲。未有效與符、漫稱治定安樂之已臻、即有效與符、猶恐治定安樂之難久。如是雖不言太平、彼太平固無名而有實也、豈不愈於附會粉飾之爲乎。

以循名責實立論大致昭晰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說

李次仲

卜子夏序詩變風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又申言之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觀於此、可知文武之世、風化之厚、德教之遺、深洽乎民心。雖至康昭以降、道衰禮廢、政異俗殊、而嗟歎諷詠、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故變風變雅、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固可以備觀省而垂鑒戒也。今言變風而不及變雅者、風以賅雅、可推而知也。詩以道性情、此言發乎情而不言性者、情爲性之動、感於物而動者謂之情、故詩爲志之所之。又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志之所之、即感物之情也。曰在心爲志者、性之未動也、此言發乎情者、是即性之已動也。情根於性、爲性之用、故言情不言性也。性者何、仁義禮智四端是也、言禮義即以賅四端、猶之舉春秋以賅四時也。曰止乎禮義、是於止知其所止、知止即性成也。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上下相感以至性至情、王澤於此益彰焉。唐孔穎達序正義有云、政遇醜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詩之爲用其利大矣。宋朱子亦謂變風變雅、雖有治亂賢否邪正是非之不齊、而一時賢人君子憫時病俗、聖人取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則甚矣溫柔敦厚之教、涵濡者遠、此詩之所以爲興觀羣怨、得性情之正

也。

咬題甚緊而於性情之原禮義之界闡發無遺文氣條達通暢佳構也

淨業湖觀荷

陳梅庵

玉泉東匯浸平沙、烟柳參差拂岸斜。碧水常環名士宅、紅衣遙映梵王家。神摹洛浦詩仍豔、

愛到濂溪境更賒。絕似江南風景地、湖光瀲灩自清華。一年容易又新秋、淨業湖邊紀勝游。水國清芬瞻粉黛、荷亭雅韻樂觥籌。雲裳霞珮珠光映、霧縠烟綃倩影浮。莫話昔時興廢事、遺懷且上酒家樓。

兩律有唐音

說謙卦

王堯農

易以盛滿致戒、蓋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地之道也。是以益者損之萌、盈者虧之漸、聖人所以叮嚀告誡三致意也。然有而不居、虛而能受、亨而有終、惟謙卦足以當之。故六爻皆吉、於此可見聖人作易之本旨矣。夫外順而內止、謙之德也。以至高乃屈而止於至下、謙之象也。卑以自牧、稱物平施、故以觀天道則益、地道同流、鬼神降福、雖之蠻貊之邦、而人皆好之、謙之時義大已哉。然謙之所以可尊者、實成於九三之一爻、三爲陽位、居下之上、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有致君澤民之義。夫位高於衆、乃危地也。非剛健中正之君子、不足以當之。間嘗研索諸卦象繫辭之道、然後知聖人於三爻之重視也。無論過剛失中、或咎于陰柔燥動、皆不得其正者也。即以乾坤爲易之門戶、秉健順之德、而一則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一則曰含章可貞、可者疑而未定之辭、无成有終、弗敢成也。再觀於泰則勗以艱貞、大有戒以小人勿克、觀之進退必自守不失、賁之濡如以永貞莫陵、晉先衆允而後悔亡、明夷雖大得而不可疾、於此可見聖人敬慎之誠、不敢驕軼之旨焉。獨於謙卦而贊咏不置者何

也。豈非以謙之一陽而居五陰之中、剛而得正、譬如君子之在上位、內秉剛中之德、鞠躬盡瘁、功施社稷、澤被羣黎。而外爲遜讓之行、無一毫驕盈之態、是以天下之民莫不心服、其君臣和協、尤其餘事、故能有終而吉。昔周公之輔成王、方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而天下歸心。以國之懿親、又居高位、而能謙抑若此、誠屬難能而可貴。若內無周公之德、中懷叵測、竊持國柄、故示僞謙、如漢之王莽、雖博一時謙恭下士之虛聲、而終致篡弑之禍、爲萬世厲。故知謙之吉、成於九三陽爻之得位。若夫一味陰柔而無剛陽之正、幾何而不流於詐僞也。不獨在上位者爲然、即士之窮而處下、被褐懷玉、抱道自甘、積於中自形于外、終致令譽而吉也。推之宇宙間之萬事萬物、莫不以驕而吝、以謙而亨。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嗚呼、易言天道、豈離人事哉。

借說卦而發揮己意於古今治亂之源儒術真僞之故言之鑿鑿如金石之聲出乎戶也

說謙卦

閻尊奕

謙之爲卦、內艮而外坤、山至高而地至卑、高者乃屈居於下、謙之象也。卦變與豫相錯、豫之九四來而爲主於內、此天道下交、以剛濟柔也。豫之內卦上而爲外卦、此地道卑順、能上行也。具有遜退以成事之象、故卦名謙繫辭曰亨也。凡卦中陰陽唯一爻者、多以此爻爲主、觀小畜履同人大有可見。而謙唯九三一陽、剛而居下之上、爲上下五陰所宗、此有勳勞於內外而克持謙也、故曰勞謙。蓋人無功勞之可言、且不肯下人。况有大勳勞於天下、能謙而持正、非剛德君子其孰能然、若小人居之、必恃功而敗矣。故惟君子有終吉、與卦辭君子有終相應、所以九三爲謙成卦之主也。若初六之謙謙、柔而居下、象謙而又謙之義。君子處困危艱厄之際、必損抑寅畏、卑以養德、始可蹈大難而收成功。昔文王居羑里、小心翼翼、卒能光顯令德也。六二曰鳴謙、謙之有聞者也。柔順中正、謙恭之德充積乎中、發越乎外、實之

盛者聲必弘也。蓋鳴謙之由衷、非徒致飾乎外、必內有執謙之真誠、昭示於人。若心懷自滿、貌爲巽容者、其何能淑乎。六四撝謙、因其處三之上承五之下、君切近於前、賢履乘於後、不可不益發揮其謙德、以盡奉上順下之道。今旣柔而得正、又居順體、不盈不泰、斯無違愆也。六五上六或利侵伐、或利征邑國。一爲柔居尊位、四陰匡輔、謙光之君、不恃富強能得衆心、以至恭順伐至驕逆、庸能師克在和、近悅遠服。一爲柔極無位、虛有其聲、量才度力、僅爲審慎輕重緩急、爲己之所能爲、不必汲汲求炫於事功、自致悔吝、但可征邑國已也。間嘗論之、世人所患、恒在不能自下。貴不下賤、富不下貧、智不下愚、強不下弱、各挾己之所有加於人之所無、由睽離阻闕、漸陵轢競奪、禍斯烈矣。若其虧益變流害福惡好、裒益稱施、隨物而宜、則謙尊而光、卑不可踰之理、固可味乎哉。

着眼九三卦主探驪得珠末段寄慨深遠可歌可咏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說

張少丞

嗚呼詩之作也、其發於情之不容已乎。夫鳥以春鳴、蟲以秋吟、莫不鬱積於中、必宣焉而始暢。惟人亦然、凡身之所歷、境之所值、悲歡勞佚、喜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自己、於是詩以達之。凡狂童遊女之謳思、學士文人之詠歌、羈臣賤妾之憂歎、罔不本之至情、以達其蘊蓄。然則詩固發於人情之不容已、所謂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觀於六經皆有用之書、而詩尤爲孔子所雅言、豈無故哉。誠以詩之作、發乎情止乎禮義、其有益於身心性情者、莫此若也。蓋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衰道微、而懷舊俗者猶思念不置。觀於十三國之變風、往往出於婦人女子之手。泉水及載馳、衛女與許穆夫人之詩也。其歸者情也、其終不果歸者、止乎禮義也。綠衣及谷風、莊姜與棄婦之詞也、其悲哀者情也、然怨而不怒者、止乎禮義也。他若

典型未亡、期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而殷勤責王、如沔水鶴鳴是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而咨嗟太息、如溱洧桑中是也。善學者誠能以詩人之身心、治一己之身心、以詩人之性情、治一己之性情、吾知如水之沃灌、以漬而益深、如木之栽培、以堅而彌固、舉動皆芳澤之貽、而血氣無纖毫之累。蓋詩之爲教、其有益於人也大矣哉。聖門可與言詩者惟子貢子夏、子夏爲詩序、意有得於詩者深、故著書以自見歟。四科之目列子夏於文學、有以夫。

簡潔

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論

章壽彭

世之治國者、未有不欲致天下於太平也。然欲致太平、必先得民心而後可。民心何以得、必使其安焉而後可。民心何以安、尤非政治修明法令詳定不爲功。誠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及今、理无二致。不然、民心不安、地方多故、盜賊四起、民不聊生、怨讟頻仍、一如詛夏桀之時日曷喪、欲望其深得民心、以躋於太平之世、烏可得乎。吾讀王充論衡宣漢篇有曰、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洵屬不刊之論。可爲古今治國者之準則、又豈可視爲詭俗之言耶。夫王充爲人清重、秉性恬澹、才高學博、文約指通。旣疾俗情、又閔人君治人之不得其宜、閉門謝絕慶弔。著論衡一書、其所謂衡者、即論之平也。時人得之以爲異、流傳至今、猶膾炙於人口、茲不具論。即如宣漢篇之要旨、以瑞應能致太平爲妄言、亟亟焉注重於百姓之能安、爲太平之符驗。如果四境寧謐、年歲豐登、飽食煖衣、各得其所、而謂百姓有不安者乎。正不必有鳳鳥河圖景星卿雲之出現、甘露醴泉風雨調和之朕兆、而後乃謂之瑞應也、已彰彰明矣。溯自漢興以來、雖治亂互見、而宣帝之世、天下化成、太平有象。其收效仍不外政治修明、法令詳定、信賞必罰、吏民相安而已。然則言治國者、舍此別無他道。而王充宣漢篇之作、實有深意存乎其間、吾讀其書、不禁重有感焉。夫數千年來、國家

治亂興衰遞相推演、而國祚之長、無過於周室。其他或二世而亡、或數世而斬、誠以仁厚英明之主不多得、而刻薄虛矯殘民以逞者、史不勝書、又何怪長治久安之未易覩也。何則崇尚霸術、政令紛更、剝削民財、摧殘善類、致令人多失業、相率流亡、田舍邱墟、萑苻不靖。安且不能、樂亦何有、安樂無有、遑言太平。乃執政者尙不知變計、以聚斂爲理財能吏、假王道以標榜虛聲、作法於涼、治道日替、民心離散、戡定無功。猶欲粉飾鋪張、行罔民之政策、諱言禍亂、昧救國之先機。甚至輕起兵端、生民塗炭、交鄰無道、失地喪師。史籍昭垂、可爲殷鑒。甚望後世治國者、視此前車、而於王充所謂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者、時加省察、身體力行。則天下安寧、人心悅服、四民樂業、長享太平、豈不懿與。

頭頭是道左右逢源

課藝選錄(第九次月課)

詩以正性禮以制行說

范 成

昔吾夫子之教門弟子也、首曰興於詩、繼曰立於禮。而趨庭之訓、亦不過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詩禮而外、未嘗於燕閒之日、耳提而面命之也。蓋六藝之文、學者固斷然不可闕一、然治心治身之大要、則無有切於詩若禮者。王氏中說魏相篇云、詩以正性、禮以制行、其殆於孔子教人之意相若乎。或謂中說一書、模仿論語、即令言之成理、亦不免吳楚僭王之罪、夜郎自大之譏、君子弗取也。且彼所謂詩若禮者、似指其自著之續詩三百六十篇、禮論二十五篇而言。朱子嘗論之曰、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彜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夷夔周公之懿。然則此乃王氏一家之詩禮、於子所雅言者無與焉、曾何足以正人之性而制人之行乎。雖然、王氏之書、固未能追配孔子、而其說則與孔子教人學詩

學禮之旨無以異也。孔子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人苟能充無邪之心、則雖狡童遊女、目挑心招、濮上桑間、笑言戲謔、其辭亦不必概從刪削。而木瓜蔓草、采芻蕘裳、風雨溱洧等篇、後儒所指爲淫奔之詩者、皆可以發乎情止乎禮義視之。優游涵泳、不雜以一毫情欲之私焉。此無他、形於言者辭也、存諸心者意也。不以其辭害其意、斯咨嗟詠歎之中、無非溫柔敦厚之教。是則王氏之言正性、亦本於孔子之言無邪而已。顧性之所以有正而無邪者、不徒得之於詩、尤在謹之以禮。蓋人性雖善、而一爲物欲所蔽、習俗所移、每不免流蕩而忘返、故先王爲之制禮以節之。漢書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是禮之備莫過於周。周衰禮廢、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而天下大亂矣。孔子以爲欲已天下之亂、必使人人學禮而後可。蓋有禮以制其行、則一舉一動、皆循循於規矩之中、而放肆邪侈之端無由入。此孔子教人學禮之微意、王氏殆師其意而爲是言耳。綜而論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一在治心、一在治身。心之所之曰詩、身之所履曰禮。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所以治其身也。心身交治、而學者之能事盡矣、烏得以其爲王氏之說而忽之耶。

張良李泌合論

范 成

自古爲人臣者得君難、得君而又能保全終始爲尤難。以遠大之才、遇猜忌之主、出其生平謀略、功成事遂、聲施爛然、而卒無纖芥之禍者、古今來雖不乏其人。然要以漢之張良唐之李泌、其機智爲最不可測焉。良之說高祖燒絕棧道、阻立六國後、聞諸將沙中聚語、勸封雍齒以安反側、又招四皓使輔太子、得免廢立。跡其好謀善斷、亦可謂大有造於劉氏矣。泌歷事四主、美不勝書、而其尤爲人所難能者、則在保全代順二宗、俾安於儲位、不至啓奪嫡之禍。觀其苦心調護、眞善處人父子之間者、此根本大計也。若夫削平禍亂、及保全李晟馬燧諸

勳臣、其功烈之高、謀議之切、特其小焉者耳。夫狡兔死而走狗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天下已定、則有震主之嫌者、往往不獲保其首領以歿。漢之高祖、唐之肅宗德宗、皆殘忍性成、爲所忌者、即不復念舊勞而從寬典。二公身處其際、岌岌乎殆哉。然其後皆以功名終、富貴壽考、澤流後裔、是果操何術以致此歟。蓋託於辟穀導引、以自全其身而已。良始則受書黃石公、後則希蹤赤松子、其事固已怪矣。而泌之一生所遇、尤爲奇特、嬾殘煨芋、許以十年宰相。及長而絕粒、骨節珊瑚然、人稱鎖子骨。居洛時、又與惠林寺僧圓澤結來世緣、而有葛洪川畔聞歌話舊之事。後人以良與泌皆名臣、乃爲此神仙詭誕之說、以驚世而駭俗、謬孰甚焉。不知此正二公全身遠害之術、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歟。

說切王氏立言視泛墳詩禮者有上下床之別論立詞扼要不蔓不支

張良李泌合論

薛元量

昔孟子之論人臣也、其品有四焉。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固卑無足論矣。其上爲社稷臣、以安社稷爲悅、則人君一身之安危、國家一姓之興衰繫焉。又其上爲天民爲大人、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則天下之治亂、生民之休戚、胥視此以爲斷、其所關不尤鉅哉。余觀張良李泌之相業、其庶幾於三者之間勝任而愉快乎。高帝寵戚姬、欲立如意、亂嫡庶之分、混長幼之序。非張良之設計、引四皓爲羽翼、以定惠帝之儲位、則功臣必不服。而樊噲之徒、且將以袒呂而生變、漢室危矣。此固蕭何之所不能爭、而陳平之所不能喻者也、非張良其誰全之。肅宗以建寧英果之資、欲授以元帥、李泌諫止之、使以元帥授廣平。故國儲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釁。非然者、則太宗宮門流血之慘、元宗太平構禍之危、必復見於此矣。蓋廣平之才雖稍遜建寧、亦非深宮豢養毫無

知識者、李泌知之、故廣平爲帥、而兩京旋復、則李泌之所全大矣。不但此也、肅宗表請上皇、自求還東宮、李泌料元宗之不悅、元宗果徬徨不進、得羣臣就養之表、而後欣然就道。夫肅宗既自立於靈武、乃於奉迎之日、爲飾詞以告父。蓋探元宗怏悒之情而姑試之也。元宗則以爲彼已自立而復爲此辭、是不以父待我、而以相敵之情疑我也、其心尙可測哉。非鄴侯之善處、則南宮禁錮、不待他日矣。故二臣之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而彌縫其罅隙、所謂社稷臣者非耶。功名之際、豪傑之所必爭、使人臣有計功圖利之私、而人主有濫賞酬庸之失、此更始羊頭關內高洋鷹犬儀同之覆轍、不可不深戒者也。天下之一敗而不能復興、恒起於人覬貴寵而君輕爵位。貴寵可覬、則賢愚無別、而賢者不爲盡力。爵位既輕、則必窮於勸功、而怨望以生。良與泌知亂之必源於此也、故高祖論功之時、但願封留而足。天下既定、則辟穀而欲從赤松游。彼實鑒於拔劍擊柱沙中偶語而爭、而以淡泊謙讓之風、隱爲之表率。其欲求神仙、蓋託言也。李泌亦然、肅宗與商報功之典、則曰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莫若予以爵土、而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故以東宮之友、倚任之殷、而仍居布衣、使人不以官位爲貴、以有功爲榮。其後充幕僚、刺外州、而不以爲屈。至德宗之世、始以元老任鼎鼐、其間乞歸衡山、優游而不急於仕進如此。此李泌返積重之勢、塞潰敗之源、轉移風氣之微權、而收復之功所由肇也、豈但以恬淡爲名高已哉。嗟乎、二臣之審於出處、難進易退如此、所謂見可行而後行、正己而物正者非耶。若汲黯雖爲社稷臣、而鄙薄淮陽有積薪居上之語。吳聘君一出、而即求枚卜、其亦聞二人之風而赧然有愧色也夫。

中秋團城玩月放歌

薛元量

端居抑鬱始出游、登高望月翻百憂。團城高出玉竦表、涼風瑟瑟吹清秋。二三同調聯袂至、豁如庾亮登南樓。俯視雙虹橋影蕩、素月正在中天流。液池夜靜波不動、游人出沒如輕鷗。

海宇干戈未蘇息、疆場白骨高山邱。況復米珠薪桂逼、哀哉道殣無人收。一年明月今宵好、可憐照歡更照愁。我今長歌只當哭、茫茫浩劫悲神州。七寶莊嚴壽無量、欲乞佛力護金甌。
(佛殿楹聯有萬年福壽護金甌語)吁嗟乎、古今治亂相乘類如此、勸君且把大白浮。劉伶李白去千載、莫使局促爲人羞。人生有酒不痛飲、憂來轉眼成白頭。何時貯酒滿玉甕、綺筵夜夜呼朋儔。舉杯酌月月無語、嫦娥似爲迴明眸。夜深風露更清絕、瀛臺遠遠聞移舟。參橫斗轉各歸去、回看雲海兩悠悠。

眼明如鏡筆利如犀非具三長者不辦詩亦琢詞大雅卓爾不羣

宮鸚賦用古賦體賦公關五色鸚鵡

林承

昔曼殊之受命、表萬里而疏疆。來天馬於西極、徵白雉於越裳。使驛通乎遠邇、聲教被於遐荒。有珍禽之遙集、棲靈囿而翱翔。爾其產自炎洲、致從島國。爛縵綵毫、輝煌間色。非有意於圖南、惟宅心乎拱北。越漲海而揚翎、莅昆池而斂翼。璇宮日麗、瓊島春濃。聽未央之曉漏、聞長樂之疏鐘。沐九重之恩重、識一德之時雍。跡同威鳳、身近袞龍。顧弱質之何堪、荷寵光於無已。時從金輿、間陪玉几。上苑春而鸞輅臨、太液波而翠華止。繞羽衛而參差、雜蜺旌而徒倚。迨夫兩宮宴駕、少主當陽。上慈闈以徽號、昇國政於賢王。雖啣哀於先聖、亦浴德於今皇。天恩無改、日愛方長。何圖變起南州、兵興鄂渚。疆吏奔逃、羣臣首鼠。驚禪詔之初頒、將吾君而安處。幸璽綬之還存、與勳華而爲侶。旣而師臨象魏、劍及彤闈。至尊大去、天子無歸。痛舊盟之猶在、置信誓而誰非。辭深宮而長慟、就故社而增歎。天寶遺民、貞元朝士。感變幻於滄桑、悵廢興於朝市。閒居而彳亍園林、散步而逍遙杖履。撫喬木而長吁、望靈鸚而凝視。念其遠方入侍、異類能言。似周樊之底貢、豈衛鶴之乘軒。呼近臣於禁闈、喚內相於殿門。痛老成之不作、惜庶物之殘存。揮涕無辭、含悲相對。歎淪落之

若斯、識繁華之難再。淹乎有期、榮枯相代。遽羽化於一朝、溯逾年乎百載。修齡已竟、遺蛻長留。既殊色之表異、豈凡鳥所能儔。茲羽毛之可愛、固文采之是求。置諸華屋、毋棄山邱。嗟六道之衆生、問有誰而不死。苟聲譽之克彰、自音徽之可紀。彼羽族之微軀、尙傳芳而莫委。擬作賦於正平、庶有聞乎君子。

賦辭麗則一掃凡庸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義

周士棻

中庸哀公問政章第八節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蓋爲氣稟不全未及乎達德者、示以入德之方也。夫天下之人萬有不齊、必才全德備之士、而後可與言造道、則亦寥寥不可多得矣。抑知有定者天資、無定者人事。人生而不能無昏昧靈明之異、情欲理性之殊、怯懦剛健之判者、天爲之也。而可以轉昏昧而爲靈明、化情欲而爲理性、進怯懦而爲剛健者、人爲之也。是即不爲氣稟所限、好學近乎知三語、即此義焉。上文言達道爲人所共由、達德爲人所同得、必有達德、始行達道。無論生知學知困知、其知之一也。無論安行利行勉行、其成功一也。惟是言之綦易、行之維艱。氣稟雖不足限人、而程序要不容或紊。欲求一之、先求近之、既曰近之、自能一之。知所以明道也、固非愚者之所及。然能篤信好學、凡聖賢精微之義、莫不討論而參稽之、古今事物之理、莫不披尋而紬繹之。始則端緒見、繼則郭郭開、久之聞見廣、而聰明有不日增者乎。夫學而曰好、必其心專其氣銳、自知其愚下而求進於高明、迥非自是而不求者比、於以明理、雖不得謂之知也、已近之矣。仁所以體道也、固非自私者之所及。然能自強不息、深求夫忠孝信義之旨、實用其省察克治之功、久之人欲盡而天理復還矣。夫行而曰力、必不畏難不苟安、杜絕殘賊驕淫之惡念、涵養慈祥愷惻之美德、豈徇人欲而忘返者所可同日語哉。於以進道、雖不得謂之仁也、已近之矣。勇所以任道也

、固非懦者之所及。然能恥不逮人之知、常存憤發之心、恥不及人之仁、時蓄愧怍之念、久之志一動而氣隨之。夫恥貴能知、必其覺悟早而羞惡真、策勵嚴而振作易。彼甘爲人下之冥頑不靈與夫萎靡不振者、何足與議也。於以立志、雖不得謂之勇也、已近之矣。蓋知者聰明自內出也、好學則知識精進、本來之聰明、遂源源發露矣。仁者率性以行道也、力行則功純而志堅、修道以復性矣。勇者以志帥氣也、知恥則奮起直前、藉氣以勵志矣。嗚呼、人而不思行達道則已也、苟有志焉、尙於好學力行知恥三事、努力深求、雖不逮乎知仁勇、不遠矣。知行並進、用力少而成功多、本達德以行達道、小之一己之修爲、大之天下之平治、其基端不外此。奈何以氣稟自諉、而不自完其爲人耶。

切理饜心無枝蔓語

張良李泌合論

馮學思

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夫爭臣之有無、關係國之存亡、固矣、然亦視所諫者是否重要、與諫之是否生效耳。故凡事而諫者不足貴、惟關於國本必諫者斯爲貴、敢於諫者不足多、諫而有效者乃足多也。漢張良唐李泌、一爲開國元勳、一乃三朝元老、未嘗以善諫稱也。吾謂其於諫也、雖以善諫者有所不及焉。何以言之、漢高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如意、大臣爭之不得、周昌強爭笑置之、叔孫通以死爭佯許之。子房使致四皓從太子游、高帝怪問、答以太子仁孝恭儉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之死、故來。乃不易。長源事肅代德三宗、遇太子不安者再、肅宗昏昧、艷妻煽處。建寧王已賜死矣、廣平王有功、張良娣復譖之、豈不危乎。長源與上同寢、白建寧寃、誦黃臺瓜辭以悟之、廣平始無恙。德宗欲廢太子立舒王、長源引肅宗建寧事以悟之、且以家族保太子、太子乃安。胡致堂論子房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高季

迪論長源曰、左右彌縫、上下歡悅、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由二子之言觀之、良泌所爲豈易及者哉。不然、魏徵善於諫者也、太宗納巢刺王妃則不諫。汲黯戇於諫者也、武帝廢陳后而立衛子夫則不諫。周幽王嬖褒姒愛伯服而逐太子宜臼、宜臼之傅作詩自怨、而不諫其君。晉獻公嬖驪姬、愛奚齊而疏太子申生。事關牀第之間、兒女之情、確有難於進言者、難於言而強言之、未有不觸其怒者也。故夏桀荒淫、龍逢敢諫而被殺、商紂淫泆、比干敢諫而被刳、不其然乎。呂后強要留侯、留侯亦曰此難以口舌爭、廣平欲謀張良娣、鄴侯只告以盡人子之孝、蓋皆深知其難也。卒之衆爭之而不得者、留侯施之以小術、諫之以無形、而國本已固。衆茫然尙未及知者、鄴侯言之於密勿、感之以至誠、而國本不搖。智哉子房、忠哉長源、雖不以善諫稱、而善諫未有能及之者也。

筆有鑪錘語無渣滓在白茅黃葦中固當刮目待之

張良李泌合論

徐慕溫

世之論留侯鄴侯者、多謂留侯優於鄴侯、愚竊以爲不然。留侯鄴侯其殆才識同、權術同、明哲保身同、忠於謀國同、固無甚軒輊者歟。而其相業之所以稍異者、乃時勢爲之、而君德之昏明不同故耳。留侯佐漢高滅強秦、誅暴項、功成而退、際遇之隆、勳業之高、品行之芳、見幾之明、三代而下罕有其匹矣。而鄴侯以少年奇才、受特知於明皇、中年作相於肅代德三宗、其際遇亦不可謂不隆矣。而始則見惡於楊國忠李輔國、後復見疾於元載常袞、時起時仆、屢進屢退、志不得大展、材不得大用、以致相業不如留侯遠甚。論者以故謂留侯優於鄴侯、鄴侯遜於留侯也。殊不知留侯之優於鄴侯者、乃時勢爲之、君主之英明致之、非留侯之果優於鄴侯、鄴侯之果遜於留侯也。漢高起兵、留侯嘗爲畫策、用之輒效、殆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者也。唐肅宗即位靈武、鄴侯奔赴行在、甚見親重、言聽計從、裨益良多。此與留侯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漢高怒罵韓信欲爲假王、留侯密言不可、大局以定。德宗猜疑韓滉心存觀望、鄴侯力爲闢之、韓滉感激流涕、糧運乃繼。此與留侯有以異乎、曰亦無以異也。漢高欲易太子、留侯密請太子交結四皓以自固、太子乃得不易。德宗欲廢太子者屢矣、鄴侯詳陳利害、曉譬萬端、太子乃得不廢。此與留侯有以異乎、曰亦無以異也。留侯晚好黃老辟穀之術、願從赤松子遊、卒能以功名終。鄴侯好神仙之說、力辭官爵、歸隱衡山、卒克善終。此與留侯有以異乎、曰亦無以異也。要之鄴侯之才識之權術、固皆無異於留侯、而鄴侯所處之地位、則百難於留侯。蓋留侯所遇之主、布衣而創業之主也、豁達大度之君也、留侯一見之餘、即謂爲天授、故事半而功倍。鄴侯所遇之主、守成之主也、昏庸而猜疑之君也、鄴侯遇事直言無隱、言之不聽而再言之、再言之不聽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反覆言之、必使其聽從而後已、以期補救國事於萬一、故事倍而功半。然鄴侯處危急存亡之秋、事昏庸猜疑之主、宵小環伺之餘、賊臣抗命之際、而卒能功在當時、名垂後世、而保全首領以歿者、可不謂賢豪也哉。向使鄴侯遇漢高、則可爲留侯、留侯而遇肅代德三宗、或不能爲鄴侯。蓋留侯賦性剛銳、而鄴侯之涵養較深、觀其不辭江西觀察判官可知矣。夫鄴侯既嘗相肅宗而歸隱矣、及代宗立、欲以爲相而又固辭矣、而代宗忽聽元載之言、以之爲江西觀察判官、屈大賢於下僚、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而鄴侯乃毅然就道、後之論者、於鄴侯頗有微詞、而不知正鄴侯之權術、乃留其身以有待、故不得不俯就之耳。不然、恐有不測之禍矣。此一舉也、非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歟。設使留侯退隱之後而忽遭此、恐未能如鄴侯之甘受也。吾故曰留侯鄴侯才識同、權術同、明哲保身同、忠於謀國同、固無甚軒輊也。而其相業之所以稍異者、乃時勢爲之、而君德昏明不同之故耳。吾願後之尙論古人者、尙詳察時勢、略迹原心、幸勿徒以當時之功業、而判其優劣也可。

鍾鏞在手縱橫如意

詩以正性禮以制行說(文中子語)

鍾重勉

慨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於是學術紛歧、百家競起、各執一端以矜誇於世。求其有闡揚古代經籍之精蘊、盡如漢代賈董諸賢之發明義理、通儒鄭康成氏之兼綜衆長、實所罕見。況由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當此之時、乃有人焉毅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隄障橫流、起衰反正、若文中子者、豈非當世一人而已哉。閒嘗誦其中說魏相篇云、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斯言也、是誠能推廣洙泗之雅教、傳授聖門之心法者也。謹案論語一書、門弟子記述夫子之言詩也。一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再則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再則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述夫子之言禮也、嘗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克己復禮。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又總述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特記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若是乎詩禮二者、爲聖門施教之綱領。而文中子則以正性之說、包舉無邪之義、制行之說、渾括四勿之功、抑何其剴切而詳明也哉。是知秦漢以來、足以發明聖人之大義、微言者、舍文中子而外不數數觀也。竊不禁有所感焉。考文中子之稱、乃門人私謚王通者、惟通名跡不見於隋史、故司馬溫公頗以爲疑。其所引弟子多唐初名臣、朱子則以爲其子福時之所爲、雖非通意、要皆由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且議其嘗有續經等書、此書縱未及行、並皆散失。惟既有此撰著、究不免鄰於僭妄。然當隋末之際、政教衰微、道喪文敝、而王氏於此時設教於河汾、殷殷然一本孔庭之法、以詩禮爲先務、誠所謂豪傑之士也。故朱子又稱其學有可用之實、苟揚韓氏皆不及、豈虛語也哉。惟望學者勿效其續經之妄作、且學

詩學禮、以致力於所謂正性制行之言、而奉爲篤論也。

說理透闢論事明通自是學人之作

張良李泌合論

陳梅庵

處非常之時、立非常之功、而能使猜忌之主、信任而不疑、奸佞之臣、毀謗無所施。卒致功名垂於竹帛、德業載於天壤、而令後人讀其史、慕其風、鮮不津津而樂道之者、若漢之留侯唐之鄴侯、非所謂善始善終、能全其功者歟。夫秦失其鹿、羣雄競爭、高祖提三尺劍起兵於沛、一時從龍附鳳之士、莫不建功而立業。彼子房者以一布衣、運籌帷幄、憑三寸舌爲帝者師、固與蕭何韓信同爲高祖定天下、號稱三傑者也。其爲韓報仇也、則投博浪之椎、其納履圯上也、則受黃石之教。此其能伸天下所不能伸、能屈天下所不能屈者、非子房之大勇大智、安能若是之堅忍乎。及其破曉關、首成諸侯之約、策下邑、用激三雄之鋒、發八難而銷六國之印、建一言而息兩都之爭。與夫躡主足則假王之猜以泯、招四皓則儲君之位遂定、其料事之敏、運謀之神、尤非何與信所能及也。迨夫天下已定、海內歸心、何則不免囚辱之耻、信則竟遭鍾室之誅。其餘功臣諸將、亦莫不烏盡弓藏、兔死狗烹、以視子房之抗懷高蹈、絕意功名、辟穀輕舉、棲神黃老者、其智愚固何如哉。至若李泌佐肅宗於靈武也、分則君臣、誼則賓友、周旋於患難之間、策畫於戎馬之際、固無異於子房間關歸漢、委身高祖也。其叅贊帷幄、收復兩京、卒使上皇回鑾、肅宗正位、亦無異於子房佐高祖、運籌決勝、統一大業也。至其調護宮闈、言人之所不敢言者、則莫如陳太子撫軍監國之議、而後廣平之爲兄建寧之爲弟者、皆不失其孝友之道矣。誦黃臺瓜辭、從容悟主、論貞觀開元之爲嗣、陳立舒王、而後肅德二宗之爲父者、皆不失其慈愛之道矣。歷事四朝之久、中多猜忌之君、而宮闈難言之隱、卒能委曲調停、上下歡悅。使父子兄弟間之嫌疑、廓然而雲消、渙然而冰釋、是其忠

誠惻怛、深足有以感人者。以視子房借援於四皓、婉轉措置、乃回高帝之意者、其用心不尤難哉。史稱泌好談神仙、爲世所輕、不知泌之結廬衡山、與良之杜門辟穀、同一輕富貴、慕沖虛、其視功名如敝屣、保身名於不朽者、固先後輝映、無害其爲子房與鄴侯也。綜而論之、良與泌同具王佐之才、同有定亂之功、誠漢唐一時之人傑也。用世而能合於道、識時而能晦其德、忠足以結人主之知而不疑、智足以弭羣小之奸而無患、其得失優劣、未可妄加軒輊也。彼後世徒以神仙黃老訾之者、是又烏足以知二子哉。

議論縱橫目光如炬

中秋團城玩月放歌

王壽珉

金風送爽暑氣微、木葉綴露晴煙霏。中秋景物各娟麗、經天大月尤光輝。雅人選勝恣吟眺、難得山林傍廊廟。靈臺靈沼媚周文、只今太液供遊釣。燕都景象可勝窮、奚僅金臺看落照。汪汪三界界玻璃、長橋百丈臥虹霓。拔地甃垣繚墩堡、圍城突兀天爲低。若將三海劃作頭腹尾、茲城結聚爲之臍。琳宮貝闕玉佛殿、長松古柏交萋萋。往年翠華行幸每到此、今乃黃童白叟隨登躋。主司考文庇寒賤、詩人弄月還杖藜。吁嗟乎十二萬年何夕無明月、五洲四海何地無鼓鞀。我曹乘興乘城對清迥、就中名流碩彥誰阮嵇。舉杯招邀弗肯下、欲往從之不可梯。爾無私照泯町畦、貞邪好醜萬不齊。牛渚夜泛洵堪樂、何用多事空燃犀。城亦有時圯、海亦有時竭。海變爲桑田、城壞爲邱垤。草木判枯苑、視此月圓缺。人生玩月能幾多、不如取足當前悅。當前悅、漫鬱陶、換金貂、持蟹螯、酒杯以外皆鴻毛。莫放良宵空過去、君看寰海尙驚濤。

豪放多意趣

中秋團城玩月放歌 七言古體

張昭

長空漠漠水悠悠、萬里煙波翠帶愁。何限低徊遲一望、登臨况復又中秋。自傷客裏逢佳節、遙瞻四野清光徹。獨上闌城攬素輝、咫尺却與繁華別。漫憑今古論繁華、街頭帝子早無家。舊時廷苑依然在、可憐對面即天涯。天涯悲觀同此夜、笙管頻發雙虹榭。輕舟蕩漾水中央、金風露冷芙蓉謝。銀河瑩淨流飛霜、廣寒新飄桂枝香。我欲凌風賦歸去、碧天高處任翱翔。裁雲爲裳星作帶、逍遙掉首乾坤外。人生底事苦煩勞、萬象由來窺一芥。中宵起舞放狂歌、神遊不樂待如何。零亂團圓明月影、還將寥落笑姮娥。

末段爲勝

※

※

※

※

※

研究員作品選錄

覺生寺大鐘歌

林翰

九鼎淪墜民薦蹙、何心強賦大鐘歌。大鐘棄置長春草、祈雨無復鳴鯨鼉。竭來偶策郭門騎、覺生寺古松陰多。螭蟠巨製驚在目、重七萬斤何嵯峨。鐘旁滿鑄梵文字、華嚴八一難細哦。書體平原雜歐褚、金繩鐵索騰龍梭。大書永樂衍師製、飛燕運去名未磨。憶昔太孫嗣大寶、逆藩睥睨揮金戈。運奇決策一柄子、白帽異譎騰妖訛。正學十族喋忠碧、當時舉國如奔波。煩冤至今聞鬼哭、枉借佛力莛驅儼。辟邪周六漢又二、不聞銘績徒鎮魔。一朝廢興逐轉燭、開山瞻禮肩猶摩。四辰四未說難考、徙愷知費幾駱駝。嗟今世人崇瓦釜、忍令廢棄理則那。雞鳴大鐘昔有紀、歸愚淵博終殊科。城闈傳說十鐘沒、安得剔蘚供蒐羅。古道已積古物喪、浩歌有淚空滂沱。大千痴夢唱難醒、我欲猛叩神無訶。

詳而不冗樸而有文的是古體中之合作閱之失喜同堂中進境之銳當推作者矣。

春水賦

林翰

維陽春之應律、兩鬢景於百昌。山依依而破笑、樹薨薨以舒陽。蝶板風光、幾回載酒。鴨頭消息、此際勝航。碧草萬重、天末懷人之感。春波一幅、江干賦別之場。剪峭風來、穀平瀾起。宛轉情波、低徊去水。浮碧玉而瀛浴、帶綠楊而旖旎。漲到流花之路、剛進門前。映來罨翠之溪、都疑畫裡。湘桃蘸影、武陵之界何殊。脩竹交陰、曲水之游若此。三篙兩篙、六曲九曲。春樹參差、春烟斷續。采香之游航初逢、擊楫之漁舟相逐。波回湘浦、芬傳澤畔之蘭。境訝和闐、光動河中之玉。橈歌轉處、混短笠而逾青。鏡面平時、染長天而共綠。至若歷昏曉以含烟、映雲霞而成彩。收花月於滄江、駕雲濤於溟海。鶯飛南國、晴暉灑灑方流。蟾印西冷、韶景盈盈如在。起香風於蘋末、結想依依。挹清露於衡皋、薄言采采。况復魚游芳沚、燕掠香芹。越娘打槳、吳女渝裙。人面如春、度花溪而並影。儂情似水、織柳浪而成紋。淘盡六朝、多少紅情綠意。夢回三峽、依稀暮雨朝雲。客有塵海相蹤、滄波感遇。感江水而思歸、詠城春而傷暮。詩堂宛在、此心猶戀西湖。別路相憐、何處更非南浦。坐來天上、欲招子美之船。思發花前、請擬文通之賦。

佳語絡繹通篇亦有匠心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

劉紹箕

王者之王天下也以德、不恃其有要結天下之計、而恃其有涵育天下之心、不恃其有束縛天下之術、而恃其有鼓舞天下之道、惟措之躬行之德者以禮義、使民知有禮義之閑也。書湯放桀於南巢、而有慙德、仲虺作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夫義以權衡萬事、使無過不及、則事得其宜。禮以檢束一心、使其不偏不倚、則心得其正。湯之懋昭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以禮義爲建中也。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理、則行動取予能悉當、而舉措合義、無一事之不中矣。湯之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即制事以義也。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

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則周旋中禮、無一念之不中矣。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亦即制心以禮也。而桀之造瓊室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由於制事不以義也。寵妹喜行淫縱樂、爲肉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由於制心不以禮也。此昏德之尤、亦無義無禮之甚也。征誅之局自商湯始、放桀猶有慙德、仲虺作誥以慰之、並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先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爲解、復申言之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嘗讀是書而疑之。夫桀君也、湯臣也、依君臣之分而言、則桀弱、湯宜以禮義之道以強之、桀昧、湯宜以禮義之言以明之、桀亂且亡、湯益宜以禮義之德以存之。縱令桀惡不悛、而湯亦惟鞠躬盡瘁、之死靡他而已。乃鳴條一戰、放於南巢、躬冒逐君之戾、而左相仲虺、反振振有辭曰、吾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於君臣之義之禮、一若行其所當行者、至千百年後、且以此爲聖君賢相之所當爲、常謳歌傳誦之。尙書雖多僞文、而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數語、則見諸左氏傳晉士會曾引是語以爲證。度非漢儒所臆造也可知。然三代以上、民爲貴、君爲輕、觀孟子之對宣王問、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者也、言紂而桀已概之。桀既弱昧亂亡無禮義、不足以尸民上、假令湯不伐之、則如韋顧昆吾、以及四夷諸國、皆將起而伐之。噫犬戎入周、五胡亂華、宇宙腥羶、古今同慨。湯執中禮義之仁人也、忍令吾民之淪於被髮左衽者乎、此仲虺之所以昌言不諱、而湯之所以不失爲聖主也。

意尤警關不矜才不使氣而才氣自溢於行間此木雞養到時也

詠古四律

章祖培

蕃釐觀瓊花

揚州明月杜陵花、(借用吳梅村永和宮詞原句該詞係咏明季田貴妃遺事妃世居揚州)絕代佳人出若耶。地愛飛塵紅不到、天生美玉白無瑕。埋香永恨昭儀塚、(吳梅村永和宮詞行人尙識

昭儀塚注趙一桂啓田貴妃墓於昌平葬先帝及周后)買錦曾從吏部家。(梅村永和宮詞私買瓊花新樣錦注彤史拾遺記田貴妃從吳吏部家買戴新樣花)舊館荒涼春寂寞、無雙亭畔夢痕餘。(揚州府志揚州后土祠瓊花爲唐人所植祠在宋時爲蒼蓋觀會築無雙亭於花旁)

吉祥寺牡丹

何年僧圃萃穠姿、(蘇序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勝賞流傳玉局詩。腰鼓催成妝錦繡、佛簷閃出醉胭脂。一番裁剪誇精巧、兩度遊觀感盛衰。大好春光休負却、清明重與訂芳期。(蘇詩道人勸我清明來)

元都觀桃花

舊坊崇業駐芳姿、(元都觀在西安府城崇業坊中)百畝曾容千樹滋。賞被詩豪花灼灼、種從道士實離離。兔葵燕麥非前度、舞蝶流鶯(見僧齊己桃花詩)又一時。紫陌尋春腸斷處、尋常遊客未應知。

碧雞坊海棠

紫綿嘉種產成都、詞客顛狂不厭呼。(放翁詩走馬碧雞坊裏去市人喚作海棠顛又爲愛名花抵死狂)卓女夜奔移倘許、(王安石海棠詩移同卓氏奔)楊妃春睡惜難扶。韶華偏讓川中勝、(吳中復海棠詩却恨韶華偏蜀土更無顏色似川紅)顏色真稱天下無。(放翁詩碧雞海棠天下絕)真訝此花尊命婦、(見花經)由來桃李盡爲奴。(放翁詩桃李真成奴僕爾)

喜雨 五律二首

久旱欣甘澍、雲霓慰衆情。郊原初得潤、林壑盡含清。宿酒依稀覺、(古詩宿酒半醒聞雨來)新詩準備成。(蘇軾喜雨詩秋來定有豐年雨剩作新詩準備君)三農多喜色、會看麥疇榮。好雨知時節、(成句)神明感始通。精誠三日禱、膏澤萬方蒙。怒鬥休龍虎、哀鳴罷雁鴻。石湖如贊喜、筆陣掃壇空。(范成大歲旱得雨詩風驟老將亦贊喜筆陣獨掃詩壇空)

諸詩有意有筆詞亦清矯是竿頭日進之象爲之失喜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出版

每册定價國幣八角

函購郵費酌加

主編者

國學書院第一院編纂組

北京北海團城

電話北局二七九三

發行者

潘

壽

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者

京

城

印

書

局

北京北新華街丙六號

電話三局三五七〇

代售處

各

大

書

坊